

内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第六十期 目錄

封面	面	韋馱菩薩瓷像	幻生 3
專論	論	宗密之禪宗史觀	Dr. C. Sharma 著 關泰和譯 11
譯稿	稿	印度大乘佛教三宗概論(續)	洗塵 14
四眾堂	堂	僧伽會會長新歲獻詞	白志忠 15
譯稿	稿	對中文大學改制的感想	張澄基譯 17
特載	載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二十三篇)	望西 21
佛教名勝介紹	介	以功德做功德	編輯室 22
佛教文藝	藝	日本木構古寺——東大寺	謝冰瑩 24
		東大寺參觀記	李芳蘭 26
		關於強生父子的照片	馮馮 27
		永懺樓隨筆之十——還蛛記	達宗 29
		翠竹花香無非妙意	葉香 30
		菓子師父	謝冰瑩 32
佛教音樂	樂	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續完)	陳毅民 35
		淺說梵唄的聲樂藝術價值及其展望	陳毅民 37
專題研究	究	「何生度此身」(佛曲)	智銘 38
教界動態	態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續)	編輯室 40
底裏	裏	日本東大寺戒壇院	
封底	底	日本東大寺大佛殿院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Y., 10463, U.S.A.
 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Chinese Buddhist Ass'n of Hawaii
 42 Kawanakoa Place, Honolulu, Hawaii 96817, U.S.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et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一 中華民國六六年
 公元一九七七年
 三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貳元



宗密之禪宗史

幻生

論「禪門師資承襲圖」

一、序說

禪宗五祖弘忍門下，由慧能、神秀分爲南北二宗；更由慧能門下荷澤神會成立荷澤宗。從西元八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對禪宗各派之歷史與思想而作體系說明的，爲圭峯宗密。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將禪之三宗與教之三教對配；他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更說明禪宗各派——北宗、牛頭宗、洪州宗、荷澤宗的歷史與思想，並且肯定荷澤宗最爲殊勝。此外，他在「圓覺經大疏鈔」中，也說明禪宗各派的歷史與教說。由宗密留下的這些記述，使我們可以明白地知道從八世紀到九世紀禪宗發展演變的狀態。假如沒有宗密的這些記述，要想對當時禪宗作客觀性的理解，大概是不可可能的。尤其對荷澤神會的研究，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以及鈴木大拙與公田連太郎刊行的「荷澤神會禪師語錄」等，敦煌本的發現，宗密的這些記錄，當然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文獻。

宗密整理禪宗歷史與思想的著作，爲「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他在「承襲圖」之前，先敘述各宗的歷史傳記。其「承襲圖」開頭便說：『前者所述傳記，但論直下一宗』（『正續一〇・四三三C』）。此處所謂「前者所述傳記」，是否指「圓覺經大疏鈔」卷三所說達摩以下神會第七的傳記，不太明白。「直下一宗」，當然是指的荷澤宗，大概是說荷澤宗的傳燈吧！宗密敘述荷澤宗與其他各宗的歷史與思想，不外「禪源諸詮集都序」，與「禪門師資承襲圖」。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將荷澤

宗與洪州宗並列，稱爲直顯眞性宗；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說明荷澤宗與洪州宗的相異之處，並且論證荷澤宗優於洪州宗的地方。從這一點來看，「禪門師資承襲圖」比「禪源諸詮集都序」，更能顯著地看出宗密的禪宗史觀。本文就「禪門師資承襲圖」中，所述禪宗各派之歷史及其思想，與「禪源諸詮集都序」並「圓覺經大疏鈔」之記述，比較檢討，把握宗密當時禪宗各派之歷史及其思想特質。

二、禪宗之分類

宗密在「圓覺經大疏」卷上之二的玄談中，其第八「修證階差門」說：

八、修證階差者，謂若但約教文，唯生義解；忘詮修證，復有其門。故以心傳心，歷代不絕。自佛囑迦葉，展轉於今。燈燈相承，明明無盡。然初五師兼之。三藏徇多之後，律教別行屬賓。已來唯傳心地，黃梅門下，南北又分，雖繼之一人，而屢有傍出。致令一味，隨計多宗。今畧叙之（但叙隨機可用者，不叙邪辟之流也。）會通圓覺（由此經首末偏明修證，故叙諸禪宗以會之。）有拂塵看淨，方便通經；有三句用心，謂戒定慧；有教行不拘而滅識；有觸類是道而任心；有本無事而忘情；有籍傳香而存佛；有寂知指體，無念爲宗。（『正續一四・一一九C』）

此中，自「有拂塵看淨，方便通經」以下，圓覺經大疏鈔有詳細解釋，此爲宗密論及禪宗七家各派歷史與思想之有名之處。

圓覺經大疏中，「以心傳心」一語，頗為重要。此語本為「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文中所用，該文說：

夫求解脫者，離身意識，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離內外見，亦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如此坐者，佛即印可。六代祖師，以心傳心，離文字故。從上相承，亦復如是。（見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二三二頁）

神會的文意，是離身意識而稱「宴坐」，這是他底特徵。五法、三自性以下，為楞伽經文。宴坐，乃出自維摩詰經。壇語「以心傳心，離文字故」之思想，來自達摩大師之「血脈論」。該論說：『三界興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大正四八·三七三中）

宗密圓覺經大疏「以心傳心」一語，他在大疏鈔中說明如下：今初以心傳心者，是達磨大師之言也。因可和尚諮問：此法有何教典？大師答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謂雖因師說，而不以文句為道。須忘詮得意，得意即是傳心。（正續一四·二七五C）

此外，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說：

然達磨西來，唯傳心法。故自云：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此心是一切衆生清淨本覺，亦名佛性，或云靈覺。迷起一切煩惱，煩惱亦不離此心；悟起無邊妙用，妙用亦不離此心。妙用煩惱，功過雖殊，在悟在迷，此心不異。欲求佛道，須悟此心。故歷代祖宗唯傳此也。（正續一一〇·四三五C）

宗密圓覺經中「以心傳心」之「心」，亦即指此清淨本覺、佛性、靈覺而言。

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說：

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為解，以事相為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斯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大正四八·四〇〇中）

不立文字，並非離文字而說解脫，這是從宗密教禪一致立場

而力說不立文字的①。「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這句成語，大概是西元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初說出的。

以上就「以心傳心」問題，先舉出圓覺經大疏之文，說明在宗密禪宗史觀為一重要之語。禪宗雖然由歷代一人至一人燈燈相承，但也分為南北二宗，更有傍出，形成許多分派。宗密所要敘說的，「但叙隨機可用者，不叙邪辟之流也」。這是他記述禪宗各派的基準。圓覺經大疏鈔與禪源諸詮集都序，未記石頭希遷等所謂默照禪系，宗密大概將他視為邪辟之流。邪辟之流具有什麼內容，大疏鈔未予說明。宗密在大疏鈔論述禪宗各派，顯然是將邪辟之流除外。

圓覺經大疏鈔，宗密論及禪宗七家。所謂七家：（1）北宗、（2）淨衆宗、（3）保唐宗、（4）洪州宗、（5）牛頭宗、（6）南山念佛門、（7）荷澤宗。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將禪宗分為三宗：（1）息妄修心宗（北宗）、（2）泯絕無寄宗（牛頭宗）、（3）直顯心性宗（洪州宗、荷澤宗）。禪門師資承襲圖，將禪宗分為四宗：（1）北宗、（2）洪州宗、（3）牛頭宗、（4）荷澤宗。現在對它列表對照如下：

禪源諸詮集都序		禪門師資承襲圖		圓覺經大疏鈔	
（1）息妄修心宗	（1）北宗	（1）北宗	（1）北宗	（1）北宗	
（2）泯絕無寄宗	（2）洪州宗	（2）洪州宗	（2）淨衆宗	（2）淨衆宗	
	（3）牛頭宗	（3）牛頭宗	（3）保唐宗	（3）保唐宗	
	（4）洪州宗	（4）洪州宗	（4）洪州宗	（4）洪州宗	
	（5）牛頭宗	（5）牛頭宗	（5）牛頭宗	（5）牛頭宗	
	（6）南山念佛門	（6）南山念佛門	（6）南山念佛門	（6）南山念佛門	
（3）直顯心性宗	（4）荷澤宗	（7）荷澤宗	（7）荷澤宗	（7）荷澤宗	

就此表來看，圓覺經大疏鈔七家中之淨衆宗與保唐宗，根據宗密之見解，其教說近於北宗，故歸入北宗論述；同為五祖門下之南山念佛門禪宗，亦與北宗教說相近，故於北宗中論之。為方便起見，本文第四節中，分（1）北宗、（2）牛頭宗、（3）洪州宗、（4）荷澤宗四項論究之。

禪門師資承襲圖，以（1）北宗、（2）洪州宗、（3）牛頭宗（4）荷澤宗之順序分類，禪源諸詮集都序，將洪州宗與荷澤宗合爲一類而論述。洪州宗與荷澤宗，雖然有其思想的共通一面，但也有其大異其趣的不同一面，爲了說明此點，故分爲（3）洪州宗、（4）荷澤宗。北宗含有念佛禪系，已如前述。看宗密敘述各宗歷史與教說之前，應先知道宗密理解南宗禪的性格，以及從達摩到慧能的法系。

註釋

①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三之下，對於否定聖教之一類禪者，與僅作疏論改易之一類學者，批判如下：『羣詮者，諸經律，諸論疏，諸雜要妙秘訣等也。扣真寂者，反自觀心照理，依於悟處見處，而述此疏。此中有二意：一以採羣詮故，不同一類禪宗，但約心迷理，不勘契聖教爲定量。二以扣寂故，不同一類聽學文疏文人，但博附舊語，抄集疏論，改頭易尾，便稱我要製造章疏。今乃以聖教爲明鏡，照見自心，以自心爲智燈，照經幽旨。故云採詮扣寂等。』（卍續一五·四〇D）

三、從宗密看禪之傳燈（從達摩到慧能）

宗密自己標榜屬於荷澤法系，荷澤禪確被視爲代表南宗禪。宗密對南宗禪如何看法，在此必須稍作考察。

「南宗」的稱呼，共有四種，（1）普寂的「菩提達摩南宗」；（2）李知非（般若心經淨覺注）的「求那跋陀羅南宗」；（3）神會的南北二宗之對立——「慧能南宗」；（4）牛頭禪南宗。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開頭，敘述禪門師資承襲圖寫作的理由，爲答裴休之問。裴休所問者，爲：

禪法大行，宗徒各異，互相詆訾，莫肯會同。切要辨其源流，知其深淺。比雖留意，未得分明。撰錄之時，恐有差錯。伏望畧爲條流分別，三五紙示。及大抵列北宗南宗，南宗中，荷澤宗、洪州、牛頭等宗，具言其淺深頓漸得失之要，

便爲終身龜鏡也。休再拜。（卍續一一〇·四三三C）

裴休質問：最近禪法大盛，各派互相誹謗，正統異端不明，故有說明各派源流與教之深淺的必要。因此，他希望宗密爲之說明北宗與南宗，以及南宗中荷澤宗、洪州宗、牛頭宗的淺深頓漸得失。裴休雖然是黃檗希運的弟子，爲黃檗「傳心法要」寫序文的人，但他所稱南宗，當然包含荷澤、洪州、牛頭三宗。宗密對於這個問題，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說：『禪門要旨，無是非，塗割冤親，不瞋不喜，何以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澤洪州參商之隙？』（大正四八·四〇一上——中）禪門證悟，雖然沒有是非善惡，但南北二宗互相對立，荷澤宗與洪州宗，有如參商二星東西相背，兄弟對立，究竟又是爲何？宗密明確地承認南北二宗對立。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說：『南北宗中，相敵如楚漢。』（大正四八·四〇二）中）宗密所說之南宗，明顯地是與北宗對立的「慧能南宗」。他在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一之上說：『如今此界數十家禪，邪多正少。根本皆從達磨宗出故。①』（卍續一四·四五四B）當時的數十家禪法，邪多正少，根本都是從達磨宗而出來的。我們知道，宗密將南宗與達磨宗已經做了明確地區分。達磨禪法的本旨究竟是什麼？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上說：

即順禪宗者，達磨大師以心傳心，正用斯教。若不指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心要，何由可傳？故寄無言之言，直詮言絕之理，教亦明矣！南宗禪門，正是此教之旨。北宗雖漸調伏，然亦不住名言。皆不出頓教，故云順禪宗也。（卍續一四·二六三C）

南宗禪門，說明「無言之言，言絕之理」，真正繼承達磨之教的，爲南宗禪門。南宗之教，華嚴宗比定爲頓教。將南宗禪充當於頓教的爲澄觀，宗密圓覺經大疏鈔中完全引用澄觀之言。澄觀華嚴經疏演義鈔卷八說：

即順禪宗者，達磨以心傳心，正是斯教。若不指一言直說即心是佛，何由可傳？故寄無言之言，直詮絕言之理，教亦明矣！故南北宗禪，不出頓教也。（大正三六·六二中）宗密雖然繼承澄觀之學，但在這裏，宗密與澄觀却有一明顯

的不同點。澄觀說「南北宗禪不出頓教」，宗密却將頓教歸於南宗禪，北宗只是漸教而已。這是應該注意的。宗密所稱南宗②，明顯地是指「慧能南宗」。

關於南宗，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及畧疏鈔中，還有幾處地方說到，現在畧加檢討。圓覺經大疏鈔卷一下說，「禪遇南宗者，和尚所傳，是嶺南曹溪慧能和尙宗旨也。」（叢續一四·二二二D）這是說明神會的禪法確是傳自曹溪慧能的南宗。又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下說：「後有嶺南新州盤行者，年二十二，來謁大師，初答作佛之語，與契師心。春米題偈，師資道合。後乃三夜共語，直了見性，遂密授密語，付以法衣。號自送過九江口，令向嶺南。後在曹溪山，開禪弘揚宗旨，故時夜南宗。」（叢續一四·二七七）此處所謂「南宗」，亦即確認慧能南宗。論到南宗的思想特質，圓覺經畧疏鈔卷二說：

頓漸者，南宗及天台止觀妙旨也。……頓漸者，疏中釋經初四章及清淨慧章，洞澈南宗頓門理性。其三觀諸輪道場加行，周備南北禪門及天台觀門修定漸次出入門之行相也。然南宗及天台，雖亦自具頓悟漸修之意，然南宗頓顯漸密，天台頓理，又便屬經論中義。故今但指頓門爲南宗也。故云禪兼頓漸。（叢續一五·一一〇B）

南北宗禪③，及天台止觀，都具備頓漸之門；而南宗禪及天台止觀，特別具有頓悟漸修之意；天台止觀是以經論顯示頓理，南宗禪是以頓顯漸密把握頓門。宗密所稱之南宗，不用說是指慧能南宗，其教說建立在頓門。

上面說明宗密所稱之南宗內容如何，但宗密對於從達摩到慧能的禪宗傳燈，其看法又是怎樣？現在畧加論述：

宗密的禪門師資承襲圖，是應裴休之請而作，敘述中唐時代北宗、牛頭宗、洪州宗、荷澤宗的歷史與思想，這些留在下一節中說明。此外，他在圓覺經大疏第八修證階差門中，論述到禪門問題，他在大疏鈔卷三之下，並且詳細註釋大疏的這段文義，現在以圓覺經大疏鈔爲中心，說明宗密對於從達摩到慧能的禪宗史作如何看法。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解釋修證門共分四

門：（1）叙禪宗，（2）會圓覺，（3）通妨難，（4）結勸修。叙禪宗下，又分四門：（一）具叙祖宗，（二）別叙末計，（三）束宗就法，（四）總釋法門。具叙祖宗，首先說明「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爲達摩之言。而此心歷代不絕，從佛傳至摩訶迦葉，以迦葉爲第一，阿難第二，商那和修第三，憂波鞠多第四，提多迦第五，彌遮迦第六，佛陀難提第七，佛陀密多第八，脅比丘第九，富那奢第十，馬鳴菩薩第十一，毘羅尊者第十二，龍樹菩薩第十三，迦那提婆第十四，羅睺羅第十五，僧伽難提第十六，僧伽耶舍第十七，鳩摩羅駄第十八，闍夜多第十九，婆修盤陀第二十，摩奴羅第二十一，鶴勒那夜遮第二十二，師子比丘第二十三，舍那婆斯第二十四，優婆掘第二十五，婆須密第二十六，僧伽羅叉第二十七，達磨多羅第二十八。宗密所舉西天二十八祖，明顯地是根據禪經序及付法藏傳而來，他簡要地引用付法藏傳二十八祖各祖之說明。宗密二十八祖說的最大特徵，便是除去末田地。他在商那和修第三的夾註中說：『和修親稟阿難，不稟末田提，故當第三。』（叢續一四·二七六A）宗密以前的文獻——禪經序，摩訶止觀，南宗定是非論，歷代法寶記，敦煌本六祖壇經等，均列末田地；曹溪大師別傳、寶林傳、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等，未列末田地。宗密以後出現的禪宗燈史祖堂集，也無末田地；景德傳燈錄，僅在傍出的法系中有末田地迦。寶林傳與祖堂集等，都明確地將末田地除去。

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中，記述西天二十八祖的名稱之外，其對東土六代祖師的記述，亦極簡畧。第一爲達摩；圓覺經大疏鈔稱爲「達摩多羅第二十八」，下面小注中記達摩傳記；圓覺經畧疏鈔卷四稱爲「菩提達磨第二十八」，其下小注中亦述達磨之傳。我們將大疏鈔與畧疏鈔類似的達磨傳記，與歷代法寶記將達磨傳記，摘錄對照如下：

圓覺經大疏鈔

達磨多羅第二十八（達磨是南天國王第三子。少小出家，依師言下，悟如來禪。三乘三藏無不曉達。然志在妙理，冥心虛寂。於南天，大作佛事，觀此土，有大乘種。又作是念

：東晨（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連（運？）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不絕，而來漢國。）達磨至北方當其第一（初至梁朝云云。後至魏，遇慧可，蒙示安心。授以袈裟，以定宗旨。云觀漢地，入聖位者，與金剛楞伽相當。傳我法至六代後，命如懸絲。百五十歲終。留一隻履墓中，脚着一隻西歸。乃至碑傳救謚等，悉在別卷也。）（正續一四·二七六b）

圓覺經畧疏鈔

菩提達磨第二十八（是南天國王第三子。少小出家，依師下，悟如來禪。三乘三藏無不曉達。然志在妙理，算心虛寂。於南天，大作佛事，觀此土，有大乘種。又作是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般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不絕，自身遂來漢國也。）

達磨至此方當第一（初至梁朝，機緣未合。過至魏朝，遇慧可，斷臂授法，並一領袈裟，以充印信，定其宗旨。語可曰：漢地得入聖位者，與金剛楞伽相應。又曰：我法至六代後，命如懸絲。大師門下，又傍出道育及尼總持。）（正續一五·一三一B）

歷代法寶記

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即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幼而出家，早稟師氏，於言下悟。闡化南天，大作佛事。是時觀見漢地，衆生有大乘性。（中畧）

達摩多羅，聞二弟子漢地弘化，無人信受，乃泛海來至梁朝。武帝出城躬迎，昇殿問曰：和上從彼國，將何教法來化衆生？達摩大師答曰：不將一字來教。帝又問曰：朕造寺度人，寫經鑄像，有何功德？大師答曰：並無功德。此乃有爲之善，非眞功德。武帝凡情不曉。乃辭出國，北望有大乘氣。大師來至魏朝，居嵩高山。接引羣品六年，學人如雲奔雨驟，如稻麻竹葦。唯可大師得其髓。（中畧）

大師告諸弟子曰：我來本爲傳法，今既得人，久住何益？遂傳一領袈裟，以爲信法。語惠可曰：我緣此毒，汝不免亦

此難。至第六代，傳法者命如懸絲。言畢遂因毒而終。每常自言：我年一百五十歲，實不知年幾也。大師云：唐國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尼總持也。葬於洛州熊耳山。（中畧）

宋雲告諸朝臣說：大師手提一隻履，歸西國言：汝國王今日亡。實如所言。諸朝臣並皆不信，遂發大師墓，唯有履一隻。（金九經「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上）

其次，第二祖慧可。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所記有若干相異之處。

圓覺經大疏鈔

先博學經史。居鄴洛二都，度人千方「萬？」。答璨懺悔，言下罪滅，臨終償債，彼怨害也。（正續一四·二七六D）

圓覺經畧疏鈔

博學經史。高節至道，鄴都化導三十餘年，遭難非命，年一百七。（正續一五·一三一B）

依據圓覺經大疏鈔所記，慧可先學儒學，後從達摩得道，在鄴都及洛陽，度人無數。並爲其弟子僧璨懺悔。關於慧可爲弟子懺悔的事情，「少室逸書」雜錄第二之八三節，有一段預測問答④：

又言：與弟子懺悔。答：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又言：罪形相可得，知將何物來！答：我與汝懺悔竟，向舍去。意謂有罪須懺悔，既不見罪，不須懺悔。

圓覺經畧疏鈔之慧可傳，與大疏鈔稍異。前半相同，後半「鄴都化導三十餘年，遭難非命，年一百七」。是根據歷代法寶記慧可條而來的。宗密以前的慧可傳記，有續高僧傳，傳法寶記，楞伽師資記，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語錄、歷代法寶記等。歷代法寶記說：

可大師後佯狂，於四衢城市說法，人衆甚多。菩提流支徒黨，告可大師云：妖異！奉敕，敕令所司，推問可大師。大師答：承，實妖。所司知衆疾，令可大師審。大師確答：我

實妖。敕令城縣令翟冲侃，依法處刑。可大師告衆人曰，我法至第四祖，化爲名相。語已悲淚，遂示形，身流白乳，肉色如常。所司奏帝，帝聞悔過，此眞菩薩。舉朝發心，佛法再興。大師時年一百七歲。其墓葬在相州城安縣。子陌河北五里，東柳溝去墓一百步，西南十五里，吳兒曹口。是楞伽都故事具載。（金九經「校刊歷代法寶記」卷上）

歷代法寶記的這段記述，圓覺經畧疏鈔簡化爲「遭難非命」年一百七」。圓覺經大疏鈔，對於慧可的記述⑤，在其他典籍中大概不太多見。

其次，第三祖僧璨。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所記如下：

圓覺經大疏鈔

付法已。或居市廛街巷止宿，不揀處所。言語不避深淺。後入羅浮山數年，臨終却歸鬼山。樹下立，合掌而終也。（**正續一四·二七七A**）

圓覺經畧疏鈔

付法了。佯狂託疾，後於峴（異本作峴）山齊場樹下，立終焉。（**正續一五·一三一B**）

這是圓覺經疏鈔對於僧璨的簡畧記述。此外，楞伽師資記與傳法寶紀等，也有記述，然以歷代法寶記所記爲詳。歷代法寶記所記，可與圓覺經疏鈔作一對照：

璨大師亦佯狂市肆，後隱舒州司空山；遭周武帝滅佛法，隱峴公山十餘年。（中畧）後至大會齋，出告衆人曰：吾今欲食，諸弟子奉飲食。大師食畢，告衆人曰：諸人歎言，坐終爲奇，唯吾生死自由。語已，一手攀會中樹枝，奄然立化。亦不知年幾。（大正五一·一八一中——下）

圓覺經畧疏鈔之「峴山」，及歷代法寶記之「峴公山」，大概都是「峴公山」之誤。傳法寶紀記僧璨在峴公山隱居說：

後遭周武破法，流通山谷經十餘年。至開皇初，與同學定禪師，隱居峴公山（在舒州，一名思空山）。此山先多猛獸，每損居人，自璨之來，並不出現。（見禪之語錄2、初期之禪史1、三七一——七二頁）

峴公山，正確的應該是峴公山；歷代法寶記之思空山，即是司空山，與峴公山非爲一山，乃另一山也。

此外，與僧璨有關係的，便是「詳玄錄」。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一引用如下：『詳玄錄云：此經諸會所證不同。開則萬差，合則一性；舒則彌綸法界，卷則攝在一心。』（**正續七·三九九B**）

這裏引用的詳玄錄，雖然不能肯定是否與楞伽師資記僧璨傳引用的詳玄傳爲同一典籍，但從其內容判斷，確實是說華嚴思想，與詳玄傳內容類似。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一引用的詳玄錄，所謂「此經」，乃指華嚴經。華嚴經諸會論及佛所證得內容不同說：『開則萬差，合則一性；舒則彌綸法界，卷則攝在一心。』現存的楞伽師資記所引詳玄傳，見不到有類似於此的文句。假定詳玄錄與僧璨的詳玄傳爲同一文獻，則僧璨的詳玄錄是注釋惠命的詳玄賦的。果真如此，行願品疏鈔所引的詳玄錄，是引用僧璨詳玄傳的一部份。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所引的詳玄錄，可以說是補充僧璨詳玄傳的。

其次，第四祖道信。圓覺經大疏鈔所記：『居雙峯，敕召雖病，再取頭任砍云云。』（**正續一四·二七七A**）圓覺經畧疏鈔所記：『長坐，脇不著席，敕迫不入。傍出牛頭一宗，乃至徑山。』（**正續一五·一三一B**）宗密圓覺經大疏鈔與畧疏鈔所記道信事跡，極其簡畧，二者稍異。歷代法寶記所記較詳：

第四祖信禪師，俗姓司馬，河內人也。少小出家，承事璨大師；璨大師知爲特器。晝夜常坐，不臥六十餘年。脇不至席，神威奇特，目閉不視，若欲視人，見者驚悚。信大師於是大業年，遙見吉州，狂賊圍城，百日已上，泉井枯涸。大師入城，勸誘道俗，令行般若波羅密，狂賊自退，城中泉井再汎。信大師遙見蘄州黃梅破頭山有紫雲蓋，信大師遂居此山，後改爲雙峯山。貞觀十七年，文武皇帝勅使於雙峯山，請信禪師入內，信禪師辭老不去。勅使迴見帝，奏云：信禪師辭老不來。勅又遣（使）再請。使至信禪師處，使云：奏勅遣請禪師。禪師苦辭老不去。語使云：若欲得我頭，任斬

將。我終不去。使廻見帝，奏云：須頭任斬將，去心終不去。勅又遣使封刀來取禪師頭。勅云：莫損和上。使至和上處云：奉勅取和上頭，禪師去不去？和上云：我終不去。使云：奉勅云：若禪師不來，斬頭將來。信大師引頭云：斬取！使返刀乙項。信大師唱言，何不斬！更待何時？使云：奉勅不許損和上。信禪師大笑曰：教汝知有人處。

後時信大師大作佛事，廣開法門，接引羣品，四方龍象盡受歸依，經三十餘年，唯弘忍事之得意，付法及袈裟，與弘忍訖。（大正五一·一八一下——一八二上）

此外，宗密在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二中，論到能所俱泯爲大乘頓教中之證道一節，就「本覺心體自知」之「知」字，舉荷澤神會「擬心即差」相論。其後引用般若心經「無智亦無得」，又舉四祖之言如下：

四祖云：若以知知寂，非是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本手自然在，非爲無手也。若知不知寂，亦不自知知。本心宛然在，非謂無知也。（正續七·四二九D）

道信的著作，據楞伽師資記所記，有「菩薩戒法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二書。上引四祖之言，大概出自「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楞伽師資記道信傳中，未見宗密華嚴經行願品疏鈔所引四祖之言。宗密所引四祖之言，成爲道信傳研究資料之一。

（未完待續）

註釋

① 此文與圓覺經畧疏鈔全同（見正續一五·一九八b）。大疏鈔與畧疏鈔，接着從修行方面看禪宗，分爲大乘禪與小乘禪；更就大乘禪，分爲頓教、實教、權教而論之：「今且約諸教已自有差別，若總攝之，不離邪定正定。正中復有三界內凡夫禪定，復有出離趣入無之定，故名聖也。就出離中，復有小乘大乘（外道、

凡夫、小乘三類人，同修四禪八定，但是用心不同；大乘即兼有諸家，不必唯八定也。）就大乘中，復有權教所說禪定——有慧之定、無慧之定。就實教中，復有理定、事定、頓修之定。共者四禪八定，通於凡聖大小權實；不共者用心門戶，謂外道不共佛教等。又實教悟理而修，不共二乘。今此下正明不共權小也。託法者，揀空習行門；圓者，揀於權小二乘；頓者，正揀四禪八定，事理等者，復揀頓中局理者，漸中局事者，故總結云：俱無礙也。」（正續一五·一九八b—c。）

② 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及圓覺經大疏鈔中，就南北二宗，敘述如下：

一、禪門師資承襲圖說：南宗者，即曹溪能大師，受達磨言旨已來，累代衣法相傳之本宗也。後以神秀於北地，大弘漸教，對之故曰南宗。承稟之由，天下所知，故不叙也。後欲滅度，以法印付囑於荷澤，令其傳嗣。傳嗣之由，先已叙之呈上。然甚闕畧，今蒙審問，更約承上祖宗傳記稍廣。傳中叙能和尙處，中間云：有襄陽僧神會，俗姓高，年十四（即荷澤也，荷澤是傳法時所居之寺名。）來調和尙。和尙問：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答：將來。（問：）若有本，即合識主？答：神會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大師云：遮沙彌爭敢取次語。便以杖亂打。神會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大師察其深悟情至，故試之也（如堯知舜，歷試諸難。）傳末又云：和尙將入涅槃，默授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爲此衣，幾失身命（數被北宗偷衣之事，在此傳之前，文今不能錄）。達磨大師懸記云：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即汝是也（此言在敘達磨傳中）。是以此衣宜留鎮山。汝機緣在北，即須過嶺。二十外，當弘此教，廣度衆生。和尙臨終，門人行滔、超俗、法海等問：和尙法何所付？和尙云：所付囑者，二十年外於北地弘揚。又問：誰人？答云：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相傳云：嶺上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耳！）。（正續一一〇·四三三d—四三四a）

二、圓覺經大疏鈔說：言南北分者，大師廣開教法，學徒千萬，於中久在左右，陸堂入室者，即荊州神秀，潞州法如，襄州通，資州智洗，越州義方，華州慧藏，蘄州顯，揚州覺，嵩山老安，並是一方領袖，或闡國名僧。雖各有證悟，而隨器不同，未有

究了心源者。後有嶺南新州盧行者，年二十二，來謁大師。初答作佛之語，與契師心，春米題偈，師資道合。後乃三夜共語，直了見性，遂授密語，付以法衣，夜自逆（送？）過九江口，令向嶺南。後在曹溪山，開禪弘揚宗旨故，時號南宗。共神秀等十人，雖證悟未徹，大師許云，各堪為一方之師。秀後於嵩山，傳大師宗教，為帝之師，勅諡大通禪師，時號北宗。故云南北又分也。餘如別卷。（正續一四·二七七a）

宗密圓覺經畧疏鈔卷三，就南宗禪人與北宗禪人，容易陷於之過失，說明如下：『唯說等者，揀圓悟之人，於中道第一義諦眞性之體，知眞性隨緣成如幻之法，緣無自性故一切空。此說即不溺無修。今有但說空幻者，不知體是靈性及性隨緣者，即乘修也。何者以虛空無可除斷，無可添補增益，故空不可修。其幻法等，及翳所見空華，亦無體可斷，終無結果之義，故幻亦不可修。南宗談禪，失意者多有此類。若經論學者，即西域清辯門下，此方習三論，不得意者，亦有此類。又華嚴疏鈔引智論說，方廣道人立空幻宗，西域推為附佛法外道。注修習下，謂不先求了達自心，不知性具一切功德，不悟緣起如幻本空，但憑佛語發心運意，而修既不尋佛意，迷四悉檀，但執佛語，故繫縛在於有所得也。北宗禪門下，多有此類。若經論學者，即多是大小乘法相宗人，及不參問善友，不聽經論，但以善心修行之者。』（正續一五·一二d——一一三a）

師事北宗神秀與義福的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琯所撰的三祖僧璨之碑文，在影印宋藏遺珍的寶林傳卷八中，其中說：『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曰：先師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如是一言已發，廓然照矣。』又日本花園大學刊本寶林傳卷八，第三十祖僧璨大師却歸示化品第四十一說：『爾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已知之歲，遇可大師云：身患風疾，請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得罪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曰：我為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那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次與

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見該書五五五——五五六頁）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三之上說：『二、正明懺業之相也。一伏者，伏業懺也。所謂自揆道力劣弱，宿業或今業，深厚積多，不敢希望直滅而不受。遂且悔責身心，永不相續。其已作負命等惡債，且願以止觀及諸善力伏之。不起現行，得定慧力，增堪忍。諸趣即得身償他。如才學廣博者，未達聞，貧賤之時負債，若今償他，苦惱之甚，廢求榮達之路，遂氣延至榮達之時，百倍償之，亦不難矣，如杯渡禪師，遠就梁武帝之死；二祖可大師，故往鄴都，受仲倫之斃也。』（正續一五·二五C——D）

（上接第21頁 以功德做功德）

教會幾位法師到她府上應供，也叫了我去，另外瑞妙法師，梁太及她的媽咪與好友文卿都一同參加。梁太是她契媽，發心供養每位法師一個紅包，裏面是伍元美金，梁太要送一個給我，我那裏肯要；又是一番推來推去，推得實在不好意思，說什麼我也不能受這份供養，不敢當，萬萬不敢當，最後我却不過梁太盛意，我只好拿她這五元，再加上二元，共七元美金，為她老人家訂閱內明月刊一年期費用，用她的錢拿來訂閱佛刊，增強她的閱讀範圍，同時又間接幫助了佛教文化法業，也是以功德做功德一個具體表現。

昨接已回香港的達道法師來信，謝謝我為他接機送行提行李。我說，我來美國跟着華僑佛教會接出家人趕飛機提行李已成慣例了，過去有法宗、宣揚、萬心、智梵、了知、東初老法師、白聖老法師，我都去接機送機，為他們提過行李，只有白老來信時提問一下我；單獨向我來信致謝的，達道法師是破天荒第一人。其實我是在家人了，替出家人提行李是應該的，他們受之無愧，當然不用客套了。

在家出家，就有這段距離，如果不是為了報復心理作怪，在家人是不該再在三寶門中找錢用的，這主張對不？

——一九七六年除夕寫在將別的夏威夷



印度大乘佛教三宗概論

Dr. C. Sharma 著
關泰和 譯

(續上期)

從各種因緣看，便是輪轉生死，若不從各種因緣看，則便是涅槃①，縛即是解，勝義不離世俗，輪迴與涅槃，無毫釐差別②，那些想把佛套在分別的範疇中的，不能見如來，長陷於分別之迷妄中③。一切法之本性，如涅槃般，不生亦不滅，證得此理，便能離於能所，分別智亦止息，而轉成親證，心行言語皆斷④。未曾對任何人，未曾在任何地方，兼且佛亦未曾說過什麼教⑤，然爲了悲憫衆生，而說此法，爲令他們斷息一切見，直接契入真實⑥。不能離開假法而說真實，不能離開低而攀高，沒有了世俗亦不能有究竟之絕對，若對絕對一無所知，我們又怎能證得呢⑦？因而只有了解空義的，才能了解一切法，不解空義的，亦不能成就一切法⑧。

聖天 (Āryadeva) 說世界如一舞動之火炬，如一魔幻，如夢，如幻覺，如倒影，如迴響，如海市蜃樓，如浮雲⑨，不過他仍保留假法爲世俗地真，他說，就算執有我，總比斷滅見好些；我們的教理並非斷滅見，持此見者在我們教理之前還得怖慄不已⑩。我們之教是離於假我之無我教，各種邪見皆懼此；它是不二及樂，只能由佛證得⑪。不過，它亦不能不由世俗語言說出，好比對一個不懂梵語的人說話，你只可以用他所懂的語言，你只有降到心行，言語之層面，才可以把真實說出⑫。真實離於分別，而那些冀圖證明非有非無非共的，是不會被攻破的⑬。

在聖天來說，真實就是真心 (Citta)。它是自性，離於分別，純粹清淨，不生、不染及光明，由無明故而起分別，如白璧處

於雜色間亦覺其色雜，因而心之寶珠亦好像被無明所污一樣，智者應掃除這些污染，不應令其增長⑭，無明是妄迷 (bhrānti)，好比我們知道貝殼，便不會誤之以爲銀，知道繩，便不會誤之以爲蛇。同理，當真知顯現，便不會誤於無明了⑮。

月稱給予龍樹充分的支持與詮解。龍樹之學在月稱時分成兩派，其一是佛護的顯過破派 (Prasāṅgika-Mādhyamika)，另一是清辨 (Bhāvavivēka) 的自立量派，前者貶斥邏輯，後者則認爲空義可以由獨立的推理而來⑯，月稱擁護前者，說那些認取邏輯的究竟的有效性的人，中觀學對他單是毫無幫助，反而是阻礙呢⑰！邏輯的價值只是負面的，我們只是反對對方的論點，但並非執持他們論點的反面，我們的語言不應有拘留我們的能力，它只是使我們可以說出一些東西而已⑱。其實任何論證不是相違的 (Viruddha) 便是不完全的 (asiddha)，然對方可以立刻追問，你這個論證，是否也是相違的或不完整的呢？月稱的答覆是這樣的：這個疑難只能應用於那些給推理一獨立的地位的人，邏輯在我們看來，只是世俗地真，我們只是拋棄對方的論證，但我們自己却沒有任何論題可以成立，我們並沒有積極地去證明每一論證都是相違的、不完全的，只是因我們不能如此做，我們是承認邏輯是世俗地真的，但這種真始終是低估了自己，究竟地說，真諦是無言的，但是我們降到世俗的層面上，給對方指出，連他們的邏輯也不能成立他們的論題，我們自己是沒有論題的，我們只是消極地證明每一個論證都是究竟地不真，因爲它們是自相矛盾的⑲。對所有觀點的批評並不表示有什麼觀點，拒絕所有理論並非

便是一理論。

反對我們的人是由於把我們不斷宣說的眞俗二諦混亂了，在勝義上說，我們無論題可以證，無信仰可以立，無主張可以持，只是因爲眞實是不二的，離是與否的，離信與疑的，離主張與反對的。我們並沒有任何信仰，只是因爲我們沒有懷疑，信仰與懷疑是不能分離的，信是是，懷疑是否，沒有了其一，另一也是不能有的，正因爲我們沒有懷疑，我們也不能有什麼可信，又何需要用論證來成立呢？我們爲了什麼，去追問量式（*pramāṇas*）的數目，空義與對象呢？我們是離開了有限的世智的^{②①}。究竟地，我們甚至不能說我們對那些論證信或不信，我們怎能贊一詞呢？始終只有無言才是最高之智慧，眞實是不能容納雜多與相異的^{②②}。諸聖說法時，不是擺出他們的主張及論証，他們只是姑且著於世智，以之爲不得不用，令衆人經過了一些普通的論證與方法，而明白到眞實是超乎分別之智的^{②③}。

月稱猛烈地抨擊陳那之自立唯識宗（*Svātānta-Vijñānavāda*），他說，作爲佛家之辯證者，只是去修改正理派的理論，是徒然的，邏輯其實只有世俗的眞，如果所量要仰賴能量（*pramāṇa*）的話，這個能量又依於什麼呢？龍樹在他的迴諍論中已清楚說出力不能依自己而立，不能依他量而立，不能依所量而立，更不能無因而立^{②④}。

陳那主張說知識是由建構性的思維與純粹的感觸結合而成的，名言只是一些關係，它們只能給我們一總名（*Sāmānya*）至於由自覺（*svasamviti*）所證的獨一而不再的自性（*Svalaksana*），它是不能給的，自己性是不可名狀之眞實，月稱指出這自己性不能是自覺，他引寶頂問（*Ratnachūḍa-pariprechā*）來說明覺識不能自了，正如刀鋒不能自割，指尖不能自觸一樣^{②⑤}。能所皆是待緣而有，因而皆究竟地不眞，若火能自燃，它亦會燒去自己。又陳那所說之自己性不能說是不可名狀（*avāchya*），它不同於我們之空，我們是說眞實不可名狀，因所有分別皆不能說出它，分別智常由兩邊出發，而至走上兩相相反之途，究竟地說，正反皆非眞實，陳那希望看成兩者皆不可名狀，這是不可能的^{②⑥}，再者

，自己性不能算是絕對之眞實，因其性質是有斷的，雜多的，它與總名一般是無實的，此中有兩重關係，是感觸與思維，在自己與不在自己，若一物之在自己不是對應於不在自己而說的話，它便沒有了意義，自己性與它性（*Sāmānyalakṣaṇa*）是相依的，凡相依的皆是幻現，而非眞實^{②⑦}，雖然陳那承認自己性之絕對眞實性，這表面上是接受了世俗與勝義之分，但在他的超越的邏輯中，他實在是忽略了這些分別，他的自己性不是絕對，只是相對，因而陳那把世俗也失去了，因爲沒有了勝義，世俗也不成其爲世俗了，此基本的分別必須貫徹，否則便連世俗也會失去^{②⑧}。

在勝義之觀點，我們說世俗是如幻如化，但我們如此說，並沒有忽視了它的諦性，就算佛亦都是隨順我們的世間的邏輯而說法^{②⑨}，最終是無生死，無涅槃，在黑暗中，我們誤以繩爲蛇，但光明一到，我們便知此假蛇其實只是繩而已^{③①}，空義只是用來使我們離開分別，若人誤以空爲一分別之說，他是無望了，若有人說我售此「無」，而竟有買者想買此「無」的，又有什麼辦法去說服他呢^{③②}？

月稱說，我們並非斷見者，我們之教超越了有無，我們是指示出通到涅槃之域的不二法門，我們並沒有否定世俗之眞實性，祇是說它究竟地非眞^{③③}，譬如是一個人，因受他人的收買而去指證一人爲賊，雖然那人眞的是賊，但此人的指證怎能及得上一個在場目擊那賊偷竊的行爲而來的指證眞實呢？前者是一說謊者，他是不自知的指出事實，但後者却是眞的知道事實，斷見者與中觀者的分別就如上面的一個例子一樣^{③④}。再者，斷見者在自相違的狀況下否定一切，而中觀者則承認世俗之諦性^{③⑤}，他祇在勝義上才說世俗不眞，因而其教理是離於肯定與否定的，在這個意義下，空，因其不二，即是涅槃^{③⑥}。

實相是不二的，樂的，無駁雜的，離有限思維的，祇可以親證，但却不可以滅掉世俗法而得，好像人要盛水，必要盛器，那些想得涅槃的不能滅掉世間^{③⑦}，本來眞諦與實相無層級之別，但祇是隨順施設，月稱把世俗喻爲一階梯，每高升一步便愈接近涅槃境地^{③⑧}。

一切法之本性被蓋 (Sañvriti) 所遮蓋了，這蓋亦名為相依而有 (paraspara-sambhavana)，是方便之真實 (Sāṃketa) ②⑦。因無明或慢故，而掩蓋真實，現成幻相 ②⑧，真相是實相，假相是幻現，一個有目疾的人見毛髮在空中浮動，但這不能與一個正常的人看不到毛髮在空中浮動相反，同理，世間智不能與正智相反 ②⑨，世俗諦祇是方便 (upāya)，究竟真諦才是目的 (upeya) ③⑤。月稱進一步把世俗諦分成兩種，一是世俗的眞 (tathyaśānvriti)，另一是世俗的假 (mithyaśānvriti)，前者是以正常的感官去攝取正當的知識，後者則是在感官不正常之下而出現的，如夢中、幻影、空中之毛髮，兩個月亮等 ④①。月稱認識到吠檀多學派之幻覺 (Pratibhāsa) 與知覺 (Vyavahāra) 之意義，而把世俗諦二分，但無論如何，所有世俗法，由於緣生，皆假。在此，眞實可算是寂然，但由於世俗與勝義之分亦非究竟，才會把眞實放在世俗義上有所說，有所聽 ④②。

空宗的最後一個哲學家，寂天 (Shāntideva)，在他很富吸引力的入菩提行論 (Bodhicaryāvatāra) 之頌文中，讚揚那作為純粹意識的菩提心 (Bodhi-chitta) 或眞我 (True self)，若要克服世間之各種苦惱，若要除去有情衆生之罪孽，若要得享大樂，人便不應使其向究竟解脫之心有一刻之止息 ④③。若能證得眞知，亦即眞我，便立刻可使不淨、不常轉成純淨的佛 ④④，我們應將所聞的付諸行動，光是聞是不足的，病人不吃藥，祇是看看藥方，是不會痊癒的 ④⑤，若一切衆生皆有避苦求樂之心，那麼我的「我」又與衆生的「我」何異呢？我為何祇保衛自己，不保衛他人呢 ④⑥？我們爲了要令一切衆生皆得解脫，所以亦要暫不入涅槃，若我們眞的爲了人類之利益而獻出一切，若我們誠懇的爲了拯救衆生而工作，便會有無邊之喜樂，遠勝於爲一己之解脫而得之所謂喜樂 ④⑦。

眞理有兩面——待緣的與絕對的，絕對面是超越的，在待緣面之上，待緣的一面則是有限之智之自身 ④⑧，絕對面對反於待緣面，然待緣則不能對反於絕對。在聖者中亦有階段之分，在上者進於在下者，這些階段代表了把世智轉成聖證之發展中之位次 ④⑨。

對於世間法，我們祇否認他們有最後的實性，而非否定他們因緣而有，但我們並不祇停在因緣上，我們要超離之，超離之亦即是超離世智，世智，在沒有是或否的情形下，沒有了分別，它亦不能成就，而要歸趣於絕對 ⑤①。佛說教，爲令我們成爲眞正的比丘，達於涅槃，但若能所之分別一日未能超越，眞正的比丘 (Bhikṣu) 與涅槃是不能證得的 ⑤②。無明有兩種，就是煩惱障與所知障，空可以破除此二種障。空慧是正智，爲什麼人要害怕這可消除畏怖的空義呢？ (未完待續)

註釋

- ① Mādhyaṃika-Kārikā, XXV, 9.
- ② —⑤ Ibid, XXV, 20. XXII, 15. XVIII, 7. XXV, 24.
- ⑥ —⑦ Ibid, XXVII, 30. XXIV, 10.
- ⑧ Ibid, XXIV, 14; Vīgrahavyāvartani, K 71.
- ⑨ Chaturshataka (四時論) Verse, 325. Chapters VIII to XVI; Ed., with the lost Karikas reconstructed into sanskrit, by Prof. P. L. Vaidya, Paris, 1923.
- ⑩ —⑪ Ibid, 287-289. 288. 194. 400.
- ⑫ Chittavishuddhi-prakaraṇa. (心清淨辨)
- ⑬ Ibid, 66-88. Mādhyaṃika-Vṛtti, pp 24-25.
- ⑭ Ibid, p 25. p 24. p 34. pp 53-57 p 57. 57.
- ⑮ —⑯ Ibid, p 59. 62. 64. pp 66-88. pp 67-69. p 75. 220.
- ⑰ —⑱ Ibid, pp 247-248. p 329. 368. 368. 351. 494.
- ⑲ —⑳ Ibid, pp 247-248. p 329. 368. 368. 351. 494.
- ㉑ Chaturshataka-Vṛtti, p. 8. M. K. Vṛtti p 492.
- ㉒ Mādhyaṃikāvatāra as quoted in Bodhi caryāvatāra-pañjikā (菩提行論細疏) 353, Ed. by Poussin, Bib. ind., 1902.
- ㉓ —㉔ Ibid, p 369. 372. 353.
- ㉕ Quoted in the Mādhyaṃika-Vṛtti, p 264.
- ㉖ Bodhicaryāvatāra (入菩提行論) . I, 8.
- ㉗ —㉘ Ibid, I, 10. V, 109. VIII, 95-96. 108.
- ㉙ —㉚ Ibid, IX, 3-4. 33, 35. 45. IX, 55-56.



僧伽會會長呼籲消除人爲災禍

發揚佛陀慈悲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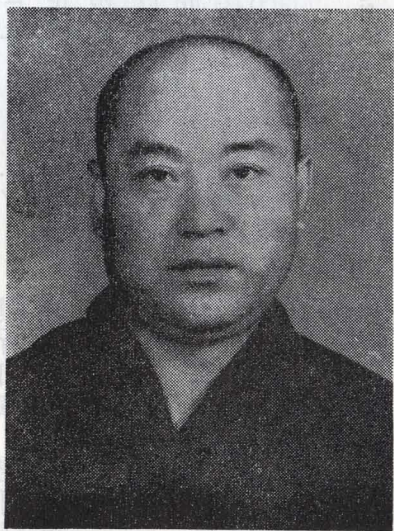
導致世界永久和平

洗塵

實現人類普遍願望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以丁巳新歲來臨，特於昨日發表新歲獻辭，籲請世界佛教徒發揚佛陀慈悲救世精神，促請各國尊重人類生存權利，正視人民普遍願望，澈底消除人爲戰禍，建立世界永久和平，使人類共享自由、和平、安樂之幸福生活。

法師於祝福各國人民新年快樂外，鄭重籲請世界佛教徒應本佛陀慈悲精神，光大「利他」、「無我」、「戒殺」、「度生」等教義，隨宜宣說，廣爲傳布，使成爲人類共具之信念，導致世界真正和平，法師指出，今日世界之動亂，就佛教教義言，乃衆生共業感召之人爲災禍，所有國家、種族、階級、集團以及人與人的互相對立、互相仇視、互相衝突、互相鬥爭、互相逼害乃至互相殘殺，皆由吾我一念之私所促成，若能本佛陀「利他」、「無我」教義，泯除人我畛域之見，人人爲全體着想，把人與人間之鬥爭，化爲對自然的鬥爭，把萬億計的軍費，改



善人類生活，把千萬計的兵員，投入生產事業，把全部核能，改充和平用途，既可根絕人爲戰禍，又可改善人類生活，豈不天下太平，漪歟盛哉！

法師相信這是人類夢寐以求的普遍願望，也是佛化人間的理想藍圖。佛教徒應不斷努力，促請各國尊重人類自由生存權利，正視大多數人民殷切願望，爲全體利益，作英明果斷的抉擇，共謀消除戰爭、鬥爭等人爲災禍，擴大聯合國理念基礎，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秩序，使人類永免戰爭、饑饉、恐怖等威脅，共享

自由和平、

安樂之幸福生活！佛教徒爲實踐濟世度生之弘誓，更應盡心竭力促使佛化人間之大同理想早臻實現！



對中文大學改制的感想

白志忠

教育是社會生活的一種行爲，社會在演進變化，教育政策與方針，也得跟着時代巨輪而變化，這是肯定的，無可厚非的。

可是，變化也好，改革也好，該向具有生機的、進步美好的方向變，未可因變而引致混亂。以言「改革」，該把不適合的、固陋的、落伍的革除。未可推翻原則，將原來施行有效的制度，徹底的拋棄。

一種制度的建立，通常係依據歷史的背景，特殊的環境，結合多方面的因素，照顧實際情況需要，切合衆人的願望，而審慎釐訂確立的。

組成中文大學的三間基礎學院，原本各自獨立，各有其發展歷程與背景，並各有其特殊的優良傳統，後經港府提議，將崇基、新亞、聯合三學院，合成中文大學，而採聯合制度，當時富爾敦的報告書，有如下的描述：

「我們歡迎一個『聯合型』的大學的提議……對於現存各學院的權利，對於它們紛異多姿的起源，以及對香港教育的卓越貢獻，沒有別的方案可以照顧得到的。……假如這大學是如我們所建議的聯邦制的话，各學院的地位將爲大學的成員學院，享有參與管理與支配大學業務的權利，而且崇基、新亞、聯合這三間學院，將成爲基礎學院，具有別於將來加入的其他學院的地位。」於此，可知中大成立之始，便多方面照顧到三院之歷史特點，力保各院校原有傳統精神，並予充分自由發展。在這些前提下，三院校才贊成合組中大，而成爲基礎學院的。中大成立後，獲得納稅人經濟上的支援，爲社會培養專材，確是有進展，有貢獻。

現在中文大學經由原來之聯合制，更改爲單一集權制了。關心香港專上教育發展的人，更莫不深表關懷，如此的改制，對當前及往後的中大會有何益處？民主法治的社會；法令制度，可否朝令夕改？人民的願望與權利，可否輕易抹煞變更？熱心公益之

私人與私人團體興辦之事業。得到這樣的後果，使香港社會人心，會發生什麼反應？種種問題是否應該注意呢？

如所週知，中大三成員基礎學院，俱係私人或私人團體所創辦的，二十七年前，三校的員生們，由大陸來港，本維護中國文化的熱誠，忍受物質的虛乏，經之營之，弦誦不輟，終於獲得社會人士之同情聲援，國際友人之協助支持。學校始得奠定基礎，一九五六年港府以實際需要，促成文化、光夏、港僑、華僑、平等五間私人書院之合併，改稱聯合書院。未幾，社會人士，積極籲請政府迅辦第二間大學，港府順從衆議，又與崇基、新亞、聯合三院，多次接觸協商，乃有組成中文大學之盛事。凡此藉私人與私人團體辦理之大專，作爲發展中大基礎的事實，歷歷在人耳目。

中文大學，顧名思義，應以中文爲教學原則，且創辦之初，特別強調，以中文大學之辦理，要導致發展中文中學。事實怎樣呢？中大各種課程之講授，仍多以英文爲教學媒介，每年所收學生，英文中學畢業生佔大多數。這樣的事實，對中文中學和中文教育是利還是不利呢？目前的本港論者，以爲欲使香港進步、繁榮，唯有改進中學教育，發展大學教育。在中學教育方面，過去中英文中學之不平衡發展，是否該補救？在大學教育方面，兩大學之學額是否足以應適中學畢業生之需求？如果不足的話，港府應即立例承認私人團體辦理之大專學位，多方鼓勵私立大專力爭上游，樹立大學教育新的里程碑。可惜，中大此次改制，對改進中學教育，因無關痛癢，更會使有心致力大專教育者，裹足寒心！

中大改制所持理由，可歸納爲：（一）原有聯合制，浪費公帑；（二）今後應着重通材教育，以應社會實際需要；（三）接受富爾敦構想之「學科本位」與「學生本位」的建議。

就第一點言，公帑之浪費與否，全視行政效率之高下，根據

新亞和崇基校董會先後公開發表的意見，都不同意聯邦制是浪費的原因，而認為問題在大學本部之組織過於龐大，高薪的行政人員太多。

就第二點言，我們不否定通才的重要，但傳統與世界大學的目標，無不是培養專材和領袖人才。為什麼要將大學水準降低到局限於製造社會普通需要的「羅絲釘」和到處合用的「方塊木」？再就通才的培養來說，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學乎其上的，僅得其中，學乎其下的，僅得其下。」的名言。只講「通才」，而忽視比較專門的標準，恐怕「通才」會難通，甚而有「不通」的後果。

就第三點言，「學科本位」與「學生本位」，這兩本位實在有點費解。我們都知道學校教育的對象是學生，學生求學的對象就是學科，學科能離開學生嗎？學生能離開學科嗎？假如說學生本位是注意人格的薰陶，學科本位是注重知識的研習，那末，將來試行之時，一定諸多問題。因為教導一個學生，德性的陶冶和知識的接受關係非常的大。德之不修，一定會影響到學之不進，反過來說，學不進，也一定影響德之不修，如果勉強分開「學科本位」與「學生本位」，分由大學本部與三成員學院負責，一定會形成多種不協調，而影響教育的成果。如果兩者都交還成員學院負責，那又何必費九牛二虎之力來攪統一集權運動呢？

自從中文大學開辦以來，我知道香港許多人，都寄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中大出來的人才，能在香港會起新的作用。但是這些年來，不斷見到報章雜誌中對中大作無情的批評。這都是「愛之愈深，言之愈切。」我誠心的期望中大當局，能撫心自問，早日拿事實來來答覆大眾，如果把從前的缺誤都推到舊的「聯邦制」上去，那麼改制以後又怎樣呢？我看這是中大當局真正困難的開始。我是一個大半生從事教育的人，也是熱愛中大的一份子。這篇文章，是我不能不說的話。中大改制已成定局了，我還有什麼好說，中大改制之後，困難更多，所以我不能不說。但末了一句真話：就是我不願意於五年十年之後，聽到有人說：「白某的話真應驗了！」

內明雜誌訂單

茲附奉 現金 / 支票 美金 / 港幣 元 角。
訂閱內明雜誌全年 / 半年 (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 請以
平郵 / 空郵寄交下列地址：.....

先生 / 女士收。此致

內明雜誌社

定閱人.....

年 月 日

定價表	本港	半年	港幣	12.00	全年	港幣	24.00	另售每本	港幣	2.00	台灣 日本 泰國 菲律賓 新加坡 馬來亞	全年	平郵	US \$ 6.00	空郵	US \$11.00	美國 加拿大	全年	平郵	US \$ 7.00	空郵	US \$20.00	英國 澳洲	全年	平郵	US \$ 7.00	空郵	US \$15.00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第三十三篇 惹瓊巴的開悟

敬禮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和他的徒衆，在繞行笛色雪山後，又返回古通的灰崖金剛堡。昔日的施主和徒衆都來朝禮，他們都請問尊者這一向身體是否安康？密勒日巴說道：「我非常好。你們身體都好嗎？」施主們答道：「因為師傳您的加持，我們的財物牲畜都沒有任何損失，人也沒有疾病或死亡。我們看見尊者這一次毫無障礙的繞行笛色平安歸來，心中十分高興。尊者這一向怎樣的愉快？可否對我們講述一番？」

尊者爲他們唱了一首『瑜伽十二種歌』以爲回答：

「如彼罪犯脫牢獄，捨離家園一身輕，老密心境甚樂哉！
如彼野馬脫繩縛，遠離能所心解脫，老密心境甚樂哉！
如彼野獸伏地行，獨自行住意悠然，如是獨行甚樂哉！
如彼大鵬翱天際，得決定見心解脫，如是遨遊甚樂哉！
如彼靈鷲升太空，無有障礙任飛翔，如是自由甚樂哉！
閒伴羊羣似牧童，明空覺受我密友，如是良伴甚樂哉！
如彼須彌大山王，無有動搖極堅固，心無動搖甚樂哉！
如彼江流無間歇，覺受不斷樂怡怡，如是瑜伽甚樂哉！
如彼墳場之死屍，心無一事離造作，離牽掛心甚快哉！
如擲石塊入大海，有去無回真痛快，如是瑜伽甚快哉！
如彼熙日耀中天，光明瑜伽樂遍滿，如是心境甚快哉！
如彼切斷之棕葉，從此不復再衍生，解脫輪迴甚快哉！
瑜伽十二快樂歌。爲汝說法作酬禮。」

施主們聽了此歌，都生起了淨信，各返自居。

密勒日巴尊者爲了測驗惹瓊巴的出離心和覺受證解，一天忽然自己唱了一首『十二虛幻歌』：

「世間諸法皆虛幻，故我尋求真實義。散亂逸樂皆虛幻，故我修習無二理。眷屬僕從皆虛幻，故我獨自住茅蓬。財物資具皆虛幻，我若有之作法施。外所顯境皆虛幻，故我專志觀內心。妄念紛紜皆虛幻，故我追蹤出世智。」

權教虛幻不了義，我惟觀察了義教。文字經典多虛幻，我惟修持精要訣。語言談論多虛幻，我常無整寬鬆住。生死二者皆虛幻，我惟觀察無生義。凡俗之心多虛幻，我惟增進明體用。心執戲論皆虛幻，我惟安住實相中。

惹瓊巴想道：「尊者的心境已與諸佛完全一樣，豈尚有虛幻法之顧忌耶？他老人家是爲了鼓勵我們這些不堪修行的弟子才唱這首歌的。」惹瓊巴於是把自己所了悟的見、行、修、攝要的集成一歌，向尊者唱道：

「慈父上師祈垂聽，我心愚癡無明障，祈以悲繩作鈎護。斷、常二見岔路中，我於離邊迷正途，未能抉擇觀實相。沉、掉歧途岔路中，明空正觀難契入，不堪制貪除執着。取、捨二邊歧途中，任運隨行未堪能，心仍不願斷迷亂。虛偽、造作歧途中，未能清淨持密戒，仍有心志不堅時。輪、涅二邊岔路中，自心佛陀未親見，未能現證已法身。希冀、畏懼歧途中，四身佛果隱不現，未能親見本來面。慈父上師仁波且，以往恆常護佑我，今後仍祈賜悲護。」

密勒日巴說道：「惹瓊巴啊！你的證悟絕不止此吧！你不應緘默，應該坦白的告訴我你的覺受啊！」由於尊者的慈悲大加持力，剛說完此話，惹瓊巴的心境忽然突破至另一重高度的悟境，他當即向尊者唱了下面這首，「七種悟解歌」：

「慈父上師恩德故，我今證得七要義。萬法之中得空性，無復執物爲實有。空性之中得法身，無復執實有行用。象顯之中得無二，無復執實有聚散。紅白①於內得平等，無復執實有立破。幻身之內有大樂，心境無復有苦痛。世俗之中得勝義，無復執實有迷亂。自心之中有佛陀。心中無復有輪迴。」

尊者說道：「你的境界覺受，只能說是與證悟相符合，但不能認作是如量的證悟。真正的證悟境界應該是這樣的。」於是就唱了一首「八種自在歌」：

「顯境空性若無別，則於見地得自在。睡夢醒覺②若無別，則於修觀得自在。空樂（雙融）無差別，則於行持得自在。」

現在未來無差別，則於實相得自在。心與虛空無差別，則於法身得自在。苦樂二者無差別，則於口訣得自在。煩惱智慧無差別，則於證量得自在。自心佛陀無差別，則於果位得自在。」

由於尊者慈悲的加持，惹瓊巴的證境一層一層的向上飛進。於是他就唱了一首「證道六中有曲」，把他自己的究竟證悟稟告尊者：

「敬禮至尊諸上師。顯空雙融中有處③，斷常二見絕踪跡，妄念所生宗派見，我已離執得解脫，當下無生超心識，此我乞兒之『見』也。從此面對成就者，此心安然無少怯，有貪、無貪中有處，有漏之樂已解脫，矯偽法行我不爲，當前境界皆良伴，此我乞兒之『行』也；縱然躋身瑜伽士，此心適然無少愧。有過、無過中有處，無有清淨無不淨，虛偽矯作我不爲，當下自心得自在，此我乞兒『戒律』也；從此面對淨戒士，此心安然無少怯。輪迴、涅槃中有處，佛陀衆生無差別，我於果位無希冀，現前苦痛顯大樂，此我乞兒之『果』也；縱然面對成就者，此心安然無少愧。語言、意義中有處，學者文語我已離，懷疑揣測根斷絕，當下萬有顯法身，此我乞兒『證悟』也；百千學者雖聚議，我心坦然無少愧。」

尊者聽了十分歡喜說道：「惹瓊巴啊！如量的覺證應該這樣才對啊！像你這樣才是有根器的弟子！一般說來，使上師歡喜的方法有三個步驟：最初要以信心和智慧使上師歡喜，然後由無謬的聞思薰習趨入大乘和真言乘，堅毅的如法修持；最後就會有殊勝的覺受和證解次第生起。今後你不會再對文字的教理心生喜愛了，你將致力於實際的修持。因此你以後要多閉嘴，少講話；常常一心內觀去用功。我的上師馬爾巴曾對我說過：學佛的人不懂顯密經典亦非決定不可④。只要他能不落言詮，謹依上師的教敕和修法，一心內觀；永不忘記那些緊要的特殊口授，厭離生死輪迴，這樣行持就必定能夠產生種種功德。你也應該如是依照馬爾巴上師的教敕去修行才好。」

惹瓊巴道：「尊者啊！馬爾巴祖師是怎樣說的呢？請您爲我解述一番吧！」

爲酬其請，尊者就唱了一首「馬爾巴上師口授曲」：

「馬爾巴恩師對我言：最勝依靠爲佛陀，最佳伴侶爲信心，最惡妖魔爲妄念，最厲惡鬼爲我慢，最大罪業爲毀謗，行道大障爲妬忌，少作無義之言行；不依四力⑤行懺悔，流轉六道無了期。若不積聚福資糧，解脫妙樂不可得。若不斷除十惡業，必受惡趣之極苦。不修空性及大悲，究竟佛果不能得。若欲即身成佛位，無散專一觀自心。密續了義之精華，六法攝盡應勤修。究竟口訣之精義，應修密乘方便道。若求利養與承事，終將成爲魔眷屬。若行自讚與毀他，必墮恐怖之險處。不能調伏狂亂心，語句口訣有何用？因地發心極緊要，空見無生最殊勝。密法修觀深遂故，應修氣脈明點道。俱生智慧應掙取，殊勝上師勤依止。自心無生應澈觀，人壽易盡莫蹉跎。勿求輪迴短暫樂，苦痛亦有利益面！明心即是成佛道，廣聞多爲有何益？（百千法師縱聚議），難說較此更勝法！汝應依此善修持。」

惹瓊巴聽了，心境得到很大的進益。

此後，尊者師徒節食苦行的在山中繼續修持，許多空行母都顯身出來奉獻供食，說道：「密勒日巴啊！你在修習見、行、修的時候；如果吃用一點人間的食物，穿著一點衣服，同時服用一點點空行的妙食，對你的禪修和善行都會有很大的幫助的。這些衣食我們都會替你籌備的。」

尊者說道：「世人所有的財食和資具是不能與我們修行人的覺受和證解相比的。因爲我們有了（禪定的悅食），所以世間的衣食和享用有沒有都無所謂！聽我歌曰：

「敬禮如父諸上師。 瑜伽行者我密勒， 心住實相歌此曲。
意契無體法界性， 由彼鼓興吭高歌， 空行衆母請垂聽。
深信因果佛教法， 普通信心焉能比？ 深山隱處獨自修，
普通三昧焉能比？ 無有能所此禪觀， 普通知見焉能比？」

日用之中⑦無妄失，普通修觀焉能比？不落言詮此正念，普通觀行焉能比？空性大悲融一體，普通成就焉能比？布衣一衫無寒冷，錦緞輕裘焉能比？心入三昧無饑餓，普通酒肉焉能比？恆飲汨汨苦提露，普通飲料焉能比？樂然自足由內生，普通財食焉能比？我父馬爾巴大譯師，諸成就士焉能比？親見自心佛陀面，觀想本尊焉能比？瑜伽行者我密勒，一般行者焉能比？無有疾病此肉身，依賴藥物焉能比？諦聽！諦聽！空行衆！不明之處現已明，此（心）光明極光明！無暖之處皆溫暖，單衫暖熱樂熾然；無樂之處皆成樂，幻化此身即大樂；不喜愉處成喜愉，夢幻人生亦喜愉！密勒日巴樂融融，樂在灰崖頂高峯。金剛灰崖聳雲霄，兀鷹拔地翱翔處，金剛灰崖若不高，蒼鷹豈能展翅遊？歲末寒風若不烈，山泉谷水豈凍結？若無拙火暖布衣，單衫一襲怎禦寒？我若不食三昧食，豈能忍受饑餓苦？我若不飲苦提露，何能斷水離乾渴？上師口訣不深遂，豈能無魔亦無障？行者若不具證悟，無人山穴怎安居？此皆上師之恩賜，善巧教授所出生，故我一心勤修觀。」

衆空行母說道：「你能如是行解，實爲稀有難得，明天將有一個具宿根的弟子前來，你應予以攝受。」言畢如虹彩般的消失於天空中。

次日，古通的施主和徒衆前來朝謁尊者，請尊者傳給他們法要。尊者就傳給他們歸依的禱文，並解釋歸依的種種利益。施主們（懷疑的）問道：「尊者您自己也唸歸依文嗎？您也以三寶爲身心之歸依處嗎？」

密勒日巴說道：「我的一切善行和歸依處，也是完全仰仗三寶。因爲我勤持歸依，所以才能得到今天的快樂和滿足。所以你們也應該虔誠的歸依上師三寶。不僅只是口中唸誦，（而是要從心底深處把身心一切交付上師三寶，這樣的『全體交付』，才能算是真正的歸依！）過去我所說的種種（證悟）功德亦與歸依相應，以歸依爲因行，才得到今日成就的快樂與滿足的。」

於是尊者就向施主們解釋『歸依境』之差別和激發他們的向法之心，對他們歌道：

「敬禮至尊諸上師。佛陀、正法與僧寶，此三外之歸依境，我亦歸依得庇護，汝等亦應誠歸依。上師、本尊與空行，此三內之歸依境，我亦歸依得滿願，汝等亦應誠歸依。氣、脈、明點三精要，此三歸依密境也，我亦歸依得成就，汝等亦應誠歸依。顯現、空寂與無別，此三了義歸依境，我亦歸依得成就，汝等亦應誠歸依。若欲脫離無邊苦，嗟呼脆弱此幻軀！全體交付五寶尊！歲月無情疾毀朽，肉身幻軀終破滅，疾逃亦難脫影隨，我從未見能脫者。學佛之人常念死，觀死能予究竟樂。罪業之人常念死，富有之人常念死，年老之人常念死，能生傷感出離心。年輕之人常念死，能生精進向道心。父母肩担兒苦樂，狐兒難解幸福義。狐皮輕裘暖且柔，未會著者不能知。稼穡果實除貧苦，無力耕種不能得。未乘騎者不能知。人生學佛能快樂，若不學佛何能知？欲減饑餓應佈施，欲減睡眠勤行善，常念惡趣之苦痛，自然精進修正法！」

許多施主聽了此歌後，都成為虔誠的學佛者。來叢中有一青年，對尊者生起了不變的信心。請求尊者攝受為徒，尊者付道：「昨夜空行母的授記一定就是他，應該予以攝受。」於是就應允收他為徒僕，傳以觀頂和口訣。他依法修觀後，得到成就和解脫。尊者為之命名為雍瓊惹巴。以後成為尊者的親近弟子之一。這是尊者（加被惹瓊巴開悟）和在灰崖金剛堡遇見雍瓊惹巴的故事。

註解：

① 紅白於內得平等——紅白二份，即陰陽二極，或二力也。無上密

宗不用陰陽或正反之字樣來形容身體內二種相反而又相成之力用。而以紅白二善提來表示。蓋取其實際修本尊注內觀三脈四輪時上下二明點之顏色也。白善提或白明點住於頂輪，表陰極，紅善提住臍下，表陽極。陰陽或紅白偏盛則成禪病，平等勻稱則互濟調和，故定力深厚之行者必能於紅白二份得自在，且保持其平衡也。睡夢醒覺若無別——直譯應做「睡夢白晝若無別」，但此處「白晝」似無「醒覺」之更能清楚的表達其相對之心理狀態也。

② 中有——此句及以下各句皆用原文 Bar Do，其直譯應為「中有」。但實際上惹瓊巴所指者並非顯密教理一般所指之死後生前之中有或中陰階段，只是指兩種矛盾情形之間之關係耳。下文各句亦準此。密師亦常有如此用「中有」一詞之情形。

③ 修行之道有二：一是把身心一切交付給一個有成就的上師，一切聽其安排，這樣自然不必懂得許多經典和修行的各種智識，這是最好的道路，亦是最簡易最直接的，馬爾巴此處所說，即是指此。但困難是，成就的上師如鳳毛麟角，何處去尋耶？且馬爾巴此處所指乃得到究竟最大之殊勝成就之上師，這種上師古時亦極難得。若是畧有成就或只有相當成就之上師，雖具功德，就不一定真正能够完全以神通及預知力來指導弟子了。所以這種上師，和這條全依上師的路子實際上是極難得的。因此就必須有另外一個辦法；即加強顯密經典之智識，多聞廣學研討比較實際修持之種種智識，及其一切準備工作。然後在積資懺罪之種種加行上努力，奠定聞、思、修之基礎，然後依自力、師力、及本尊加持力，加上聞思研究之所得，根據基本原則行去，則亦能入道。在今口此恐是惟一可行之道矣。馬爾巴所指示之道，現在幾乎已全不可能，故特申論之，澄基特誌。

④ 四力懺悔——普通四力指：一、自力，二、他力，三、因力，四、方便力。但此處可能指四種懺悔淨罪之法：一、深懺已造之罪，二、誓不復造罪業，三、行廣大善業，四、觀諸法之罪性本空。

⑤ 密法修觀——此處「密法」二字為權譯，直譯應為方便道，藏文：Thabs Lam。方便道乃對解脫道（大手印）而言；為起正分之修觀也。故譯易作「密法」易曉也。

⑥ 日用之中——直譯應為「後得位中」。但「後得位」太專門，此詞今日已失去其精神及意味，故譯為「日用」，取其較易曉傳神故也。



以功德做功德

望西

以功德做功德，功德之上建功德，這樣做功德，功德更多更大更廣。這話從何說起？

自從我端張梯子，靠向菩提大道望上爬，不幸一個筋斗翻落塵埃，跌得灰頭土腦，從此，我失去了「福田」這塊料，再不能為人種福了，怎有資格受人供養呢？

記得好幾年擴建金馬崙三寶萬佛寺大護法王碧蓮老居士，她時邀我去她府上為她的親朋戚友談點佛法，有時作念經念佛錄音，她買了不少錄音帶，錄好經聲佛號送人，想盡辦法引人信佛。

我因嫌她的錄音機太小，便自己買了一架大的在家，長時錄放，又可方便轉錄。想不到，她來舍下看到了，立刻從皮手提包掏出四十元給我，我怎麼也不肯要，我說我現在怎能受人的錢呢，但她堅持要給，我峻拒不受，如此推來推去，推了半天，她臨走時還是把四十元放在桌子上。

這怎麼辦，我自踏出伽藍門，從不受三寶門中人的錢財，她老人家既不肯收回去，我又不不要這樣由佛教關係的錢，於是，我把這四十元拿去買烏龜放生，結果買了一百多元，我還要墊錢下去，才做成了這件放生功德！我把買龜收據送回給王老居士，我說：「以您出錢的功德，再拿去買龜放生的功德，這就是功德之上建功德，功德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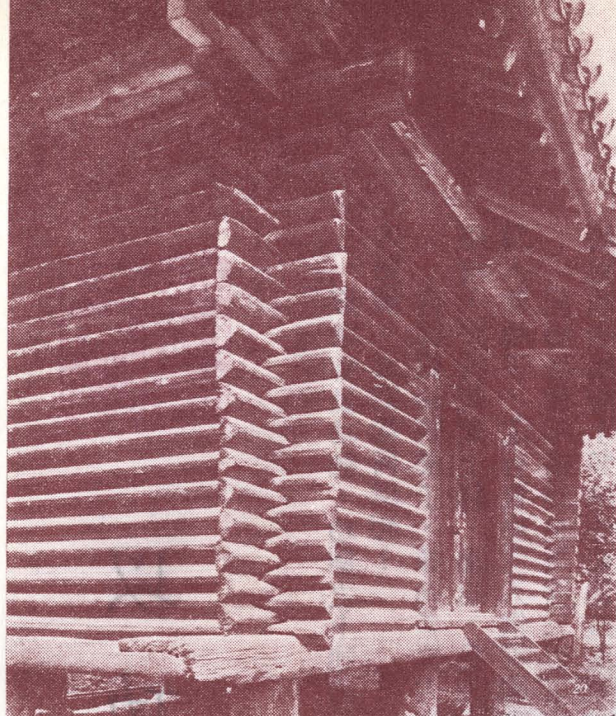
這次來到美國，我能辦到長期居留證——「綠卡」，多得知定老法師出面，法亮法師的幫忙，在手續要成功時，勞工部繳交二十美元，法亮法師代去交了，我還他，接着移民局要交二十五元，知老與法亮法師去交錢，又由法亮法師墊出，我還他，他堅拒不要，說是送我做紀念，我說過，無論如何，我不會受三寶門

中人的錢，他肯收回，我決定將這二十五美元，用法亮法師名義，作捐助獅子吼籌募日本石佛功德。即如他前次寄到星洲給我三十美元，由慧僧老法師送到我關房前，我隨手就轉供養慧老用作祝他旅美順風。又如以前內明寄給過我兩次稿費，我也轉在三寶門中做了功德，一句話，我無多大經濟供養三寶，但決不能在三寶門中刮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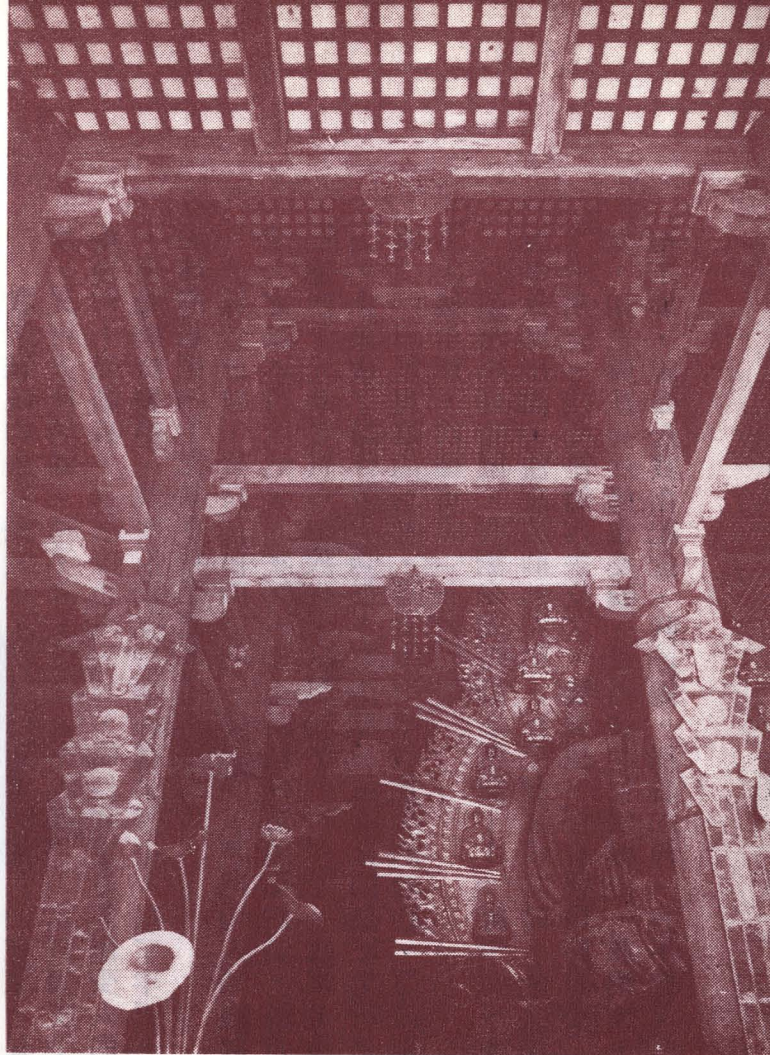
前些時，華僑佛教總會傳能、傳參、傳溢三居士，托我在星買何人可茶、燕窩，物品寄到交錢我，她們堅持要交多幾元，說是作車馬費，我只好加錢進去，湊足二十美元寄給獅子吼，當是她們三人每人出伍元，另伍元本來以無名氏作供養法振法師車馬費，可是法振法師個人不要這伍元，統交獅子吼作印費，法振法師這種為佛教文化無相布施，也真難得。我來美將近一年，也等於常叨擾華僑佛教總會趕了一年的齋，到目前為止，所有上上下下的會董會員，個個都對我非常好，我的居留手續，最初就是由佛總會發起人之一的譚鄭傳能居士及主席夫人林太太提議要佛教總會幫忙我。前次父親節，不少會員信徒，都紛紛送紅包供養法師，有個董事歐程傳宗，居然送個紅包給我，我退回，她不肯，我鄭重對她這位七十九高齡的歐太說：「您若不收回紅包，就害得我以後不好意思到佛教會來了」，她才悻悻然收回去。還有位八十歲老太太叫我做「師父」，真把我叫得臉紅。

陳桂蓮居士是位樂於助人肯幫忙人的大好人，近年來，在合法手續上，她幫忙過不少出家人，好心好報，因果不差，今年下半年來，她的職位躍陞了。所以在今年的聖誕節，她特請華僑佛

（下轉第10頁）



△ 東大寺三月堂木構藏經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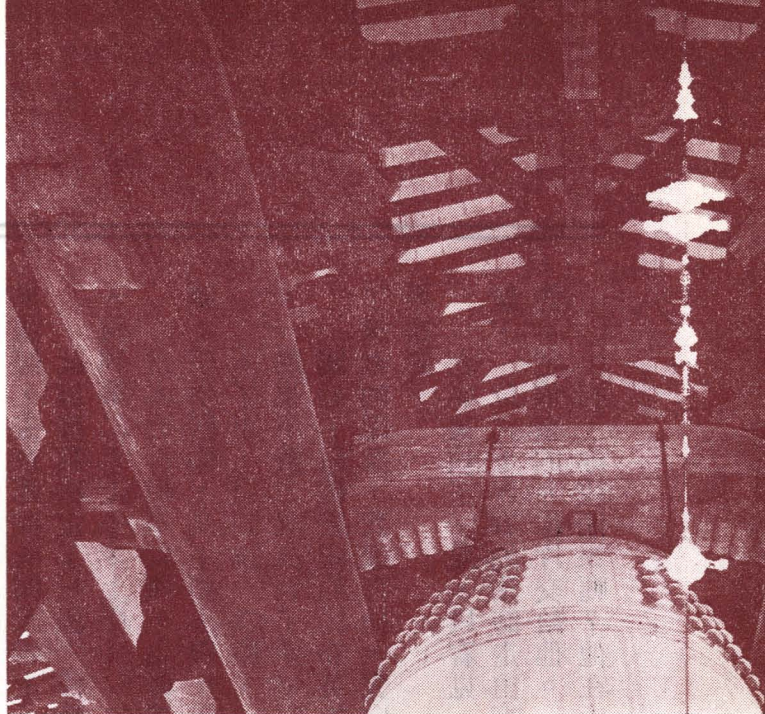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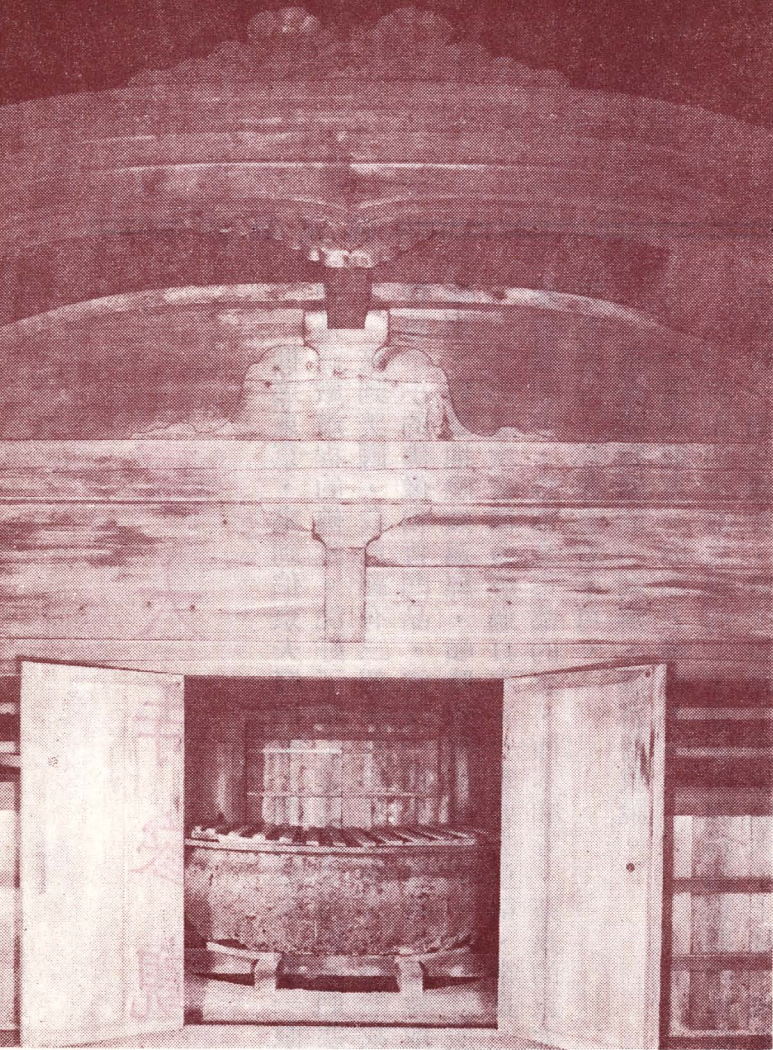


△ 東大寺大殿內部木構

寺古構木本日

買商人曰：東大寺木構斗組（斗拱）...
 三寶門中階...
 寶門中階...
 三十美元...
 中人內...
 買商人曰：東大寺木構斗組（斗拱）...
 三寶門中階...
 寶門中階...
 三十美元...
 中人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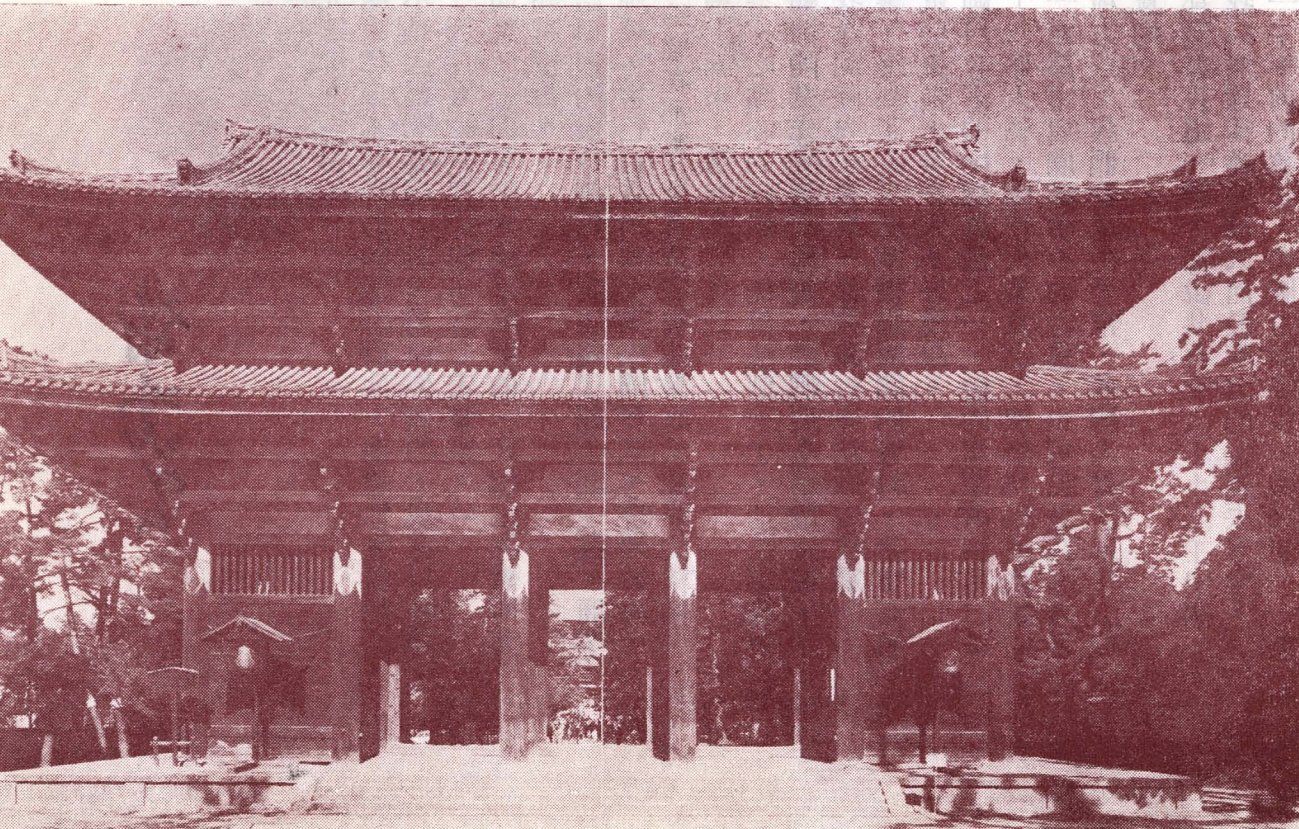
△ 東大寺 鐘樓 木構

寺大東



△ 東大寺大湯屋(浴室)。

▽ 日本東大寺南大山門，鎌倉時代建寺，已列為日本國寶。



東大寺參觀記

張其成

抵達東京，來到伯京夫婦的家，開門進去，第一眼看見的是莊嚴肅穆的佛堂。洗好了臉，先禮佛後，再與她們寒暄。

來到美國，我已經有三個多月不見寺廟了，雖然我身邊帶着小小的佛像和普門品，當我一個人靜坐時，就會取出佛像來，輕聲地唸幾遍經，頓時覺得精神清爽，內心舒服。

「你這次有機會經過日本，一定要去京都、奈良一帶參觀參觀廟宇，特別是京都的東、西本願寺、奈良的東大寺，唐招提寺，你非去看不可。」

正在我默禱的一剎那，儀君對我說。

「這些地方，你都去過嗎？」

「我和伯京都去過的；不過這次因為伯京要陪林語堂先生出席一個演講會，擔任翻譯；我也因大千上學，要在家裏做飯，不能陪你去玩；但伯京可以介紹你去神戶關帝廟找能果法師，去京都找易陶天居士，他們一定高興陪你去的。」就這樣我決定了行程。傍晚，到了神戶，船靠防波堤外，我到第二天上午才上岸。

日本的計程車司機，也像美國的一樣，他們不替你找門牌；所不同的，是不要小費，這點像我們臺北一樣。

下了車，只問過一次路，一位老人很仔細地指示我方向，一點也不費力就找到了關帝廟。

關公，這位愛國的民族英雄，從小在我的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崇拜他，先向他行了最敬禮，然後去找能果法師。

在廟裏找了一遍，只看見一位小朋友，等了大約有五分鐘，一位六十左右的法師走出來，我知道他不是能果；但不能不把伯京的介紹片交給他。

「啊，你找能果嗎？他在山上，不住在這裏，我打電話

去，請他馬上來。」

說話的是仁光法師。

我把想去參觀京都東本願寺的願望告訴他，他連忙接着說：「唉！我要不是因為氣喘病，我可以陪你去的，現在只好等能果了，好在他今天還有一堂經要唸，他一定會來。」

仁光法師一面說，一面咳嗽。他是很忙的，又加之身體不大舒服，我自然不願打攪他。

利用他打電話短短的幾分鐘內，我巡視了關帝廟一遍，廟宇雖小；可是金碧輝煌，古色古香，完全是中國形式，香煙繚繞，一塵不染，我默默地站在那裏，欣賞關帝廟威嚴而又慈祥的塑像。

「能果法師馬上就來，請進客房休息。」

正在我們喝茶、吃點心的時候，能果法師來了，他告訴我中午有位僑委會的顧問陸登先生請吃素餐，我們要吃過飯之後，才能上京都。他把我送到陸先生那裏，然後和仁光法師去唸經。

在陸先生那裏，得到了許多有關僑胞愛國的資料，非常高興；不過初次見面就叨擾他，實在太不好意思。

龍鳳飯店是神戶有名的中國餐館之一，做的素菜清爽可口；他們把水滸上的十二個人物，印在火柴盒上，使崇拜民族英雄的人，一面抽煙，一面還可以欣賞小小的古畫，也可說是在海外宣揚中國文化的一種方法；我們看來很平常，外國人對於這些小玩藝兒，倒是很欣賞的。

從大阪、京都到奈良這一帶，據說共有大大小小三千多廟，爲了時間短促，我只能選擇幾間最大而最有名的古剎去參拜。

京都都是日本一千年前的舊都，名勝古蹟很多，假如想一一參觀，你看一星期也看不完，於是我們首先選擇了東本願寺。

這天下着毛毛雨，我第一次用儀君陪我買的三折傘，誰知下計程車時，爲了和能果法師搶着付錢，竟把傘忘記在車上，損失

一千五百日幣真有點痛惜；何況回去還要淋着雨。

東本願寺是日本所謂淨土真宗大谷派的總本山，是慶長七年德川家康，賜給教如上的地基所建造的廟，曾經遭過好幾次火災，現在的廟宇，是明治二十八年新建的。一走進去，只見廣潤高敞，樸素雅潔，完全由樹木的本色建造，不像我國的廟宇一樣，畫棟雕樑，金碧輝煌，美侖美奐。我想也許當時認為用本色建築寺廟，是樸素莊嚴的，所以奈良的東大寺，唐招提寺，還有許多的大小寺廟都是一樣。

這廟的規矩，要脫了鞋才能進去。

「佛像在那裏？我怎麼看不見呢？」

東本願寺，號稱為世界第一木造建築；但在我的印象中，它只是許多又高又大而又空洞的房子而已，也許我們去的不是時候，既近黃昏，又兼細雨霏霏，走馬看花，說不定還有好的地方，只是沒有被我發現而已。

在大門口，一個寂寞的老太太在兜售畫片和念珠，於是買了兩串念珠，兩盒畫片，回到了易陶天居士的家。

能果法師因為第二天有課，在易先生府上吃過晚飯之後九點多鐘，就回神戶去了。我這晚就住在易先生的書房，三面都堆滿了書，真叫我高興得不忍睡覺，只想夜讀到天明。

八月十日是一個很好的晴天，吃了早點，八時出發，本來易太太也想帶着小寶寶陪我去的，經我再三婉謝，她才打消此意。

我們是乘巴士去的，也許因為上班、上課的關係，車子裏擁擠不堪，我和易先生一直是站着，直到快近奈良了，才有兩個座位，讓我們休息一下站酸痛了的腿子。

在通往東大寺的路上，都是些賣土產的小店鋪，許多遊人在買餅干，我很奇怪，為什麼參觀廟宇要吃餅干呢？

「這是拿來餵鹿的。」易先生說。

我連忙也買了一大包，進得廟門，只見一羣羣大大小小的鹿，在伸長着脖子，向遊人索取餅干。好在易先生早就告訴我，叫我把餅干藏在口袋裏，一次只餵牠一片或者兩片；

否則牠會一口全部含走的。

我喜歡餵小鹿，他們像孩子一般地可愛，大鹿比較不客氣，她會伸出舌頭來到你手裏來奪取，易先生為我搶鏡頭，照了好幾張相；可是至今一個多月了，他還沒有寄來，也許他忙於研究，還沒有工夫去沖洗吧？

一進廟門，使我驚訝的是那尊毗盧遮那佛像，高大莊嚴、仁慈和藹，使我不自覺地合掌跪下禮拜，很早我就聽見伯京說：「大佛的手掌上，可以容納人。金堂都是大獨木建造的，下面有洞，人可以鑽進去。」起初我不敢相信，看過之後，果然不錯，看了說明書上的記載是這樣的：

佛像身長一六·二一公尺

面長四·八四公尺

目長一·一八公尺

鼻高〇·四八五公尺

耳長二·五七五公尺

大拇指長一·六三六公尺

易先生還特地帶我去看柱子上面的洞，看來好像只有小孩能爬進去；可是據說來遊的外國人，因為好奇，曾經有人爬過，我那天如果不是趕時間，也真想爬進去看個究竟。

奈良東大寺的大佛像，也是舉世聞名的，它是過去的總國分寺，也是現在華嚴經的大本山。

大佛殿又叫金堂，內供毗盧遮那佛，他是華嚴經的教主，也像釋迦牟尼佛一樣，燦爛的光輝，像太陽似的普照着宇宙，庇佑着、愛護着所有善良的人們。

距今一千二百年前，日本的聖武天皇發心建造這座大廟，由良弁、行基、婆羅門三位名僧，同心協力而完成的。這座大廟，並不是只靠日本的力量建成的，也有外人的協助，因此他們說這是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關係而建立的；於西曆七五二年舉行廬舍那佛開光典禮。日本天皇，曾於天平十五年癸未十月十五日，說過這樣的話：

「朕擁有天下之富，也有天下之權勢，要建這麼一座廟是容

易的；但是發這個大願，却是很難的！」
不錯，發大悲願是難的，實行起來容易，這正符合了我們國父知難行易的哲學思想。

東大寺，這麼堂皇的偉構，沒有魄力是不能完成的；可惜不幸經過兩次兵災，縮小到只有原來的六成，佛像修補過幾次，還可以看到斑駁的痕跡出來。

「這裏不論春、夏、秋、冬，都有萬萬千的佛教信徒來頂禮膜拜，也有無數的外賓觀光客來參觀遊覽，日本人都以一生能看到這大佛像為榮。」

伯京的話，又浮上了我的腦海。

關於強生父子的照片

李芳蘭

親愛的讀友：

早就該應各位的建議，將強生父子的照片，在內明刊出；但我經常往返舊金山、洛山磯兩地，行蹤不定。回到舊金山，拜讀了編者賜示，即向金山寺女廟；華盛頓街，國際譯經院負責人恆持、恆隱兩位比丘尼要求給予強生父子的照片，可是她們太忙，有時去了十五街的金山寺男廟，有時又遠在郊區另一縣的萬佛城。日子過得快，一幌，已是兩個多月了。這期間，我又因子女要求，去了洛山磯一次。直到十二月中旬，才和慈瑩居士，同赴十五街，拜見度輪師父，要到了彼得與他父親的照片。

▽ Kuo Kuei 果歸居士（彼得）



花年青歲月，延續老父將近枯萎生命的孝子真面目。他的要求不奢，他默禱：「萬一父親的大限已到，只要能減輕因患癌病，而輾轉床第的痛苦折磨，他就願意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交換。」他堅貞不移的孝思，虔誠的膜拜、祈求，感動了天，老強生的癌病，終於止痛、痊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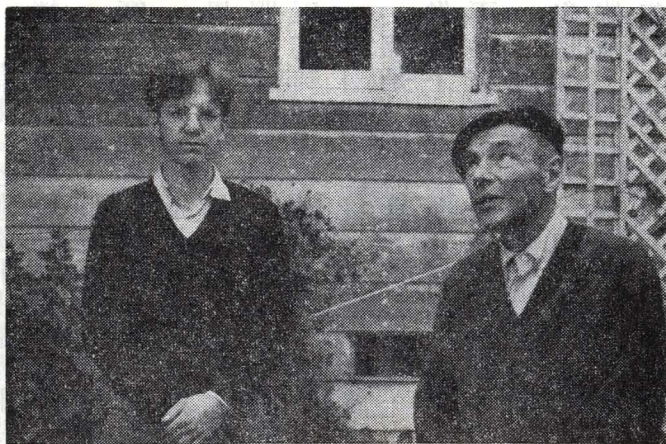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不能相信，廿世紀的七十年代，人類已登上了月球

。天主教、基督教普遍全美，甚致年青一代，什麼教也不信奉，沒有鬼神概念的「時代人」，連父母，也是喊名道姓的西方社會裏，怎麼會有這樣篤信佛教，而又純孝的人？這也是讀者急欲解答與證實的疑團。的確，最初我聽到了這個敘述，也是如此，因為我在美國住了幾年，看到的美國子女，對父母的種種，和我國對待老人的習俗，太不一樣了，

一羣遊客正站在佛殿左側聽取嚮導的解釋，說明，我們繞過去參觀別的地方。在廟的右面有一個水塘，垂柳輕拂着水面，泛起粼粼的微波，幾隻雪白的天鵝，在水面上游泳，遊人可以在樹下休息，欣賞這一幅富有詩意的天然畫圖。

我又看到鹿羣了，想到仁慈的鹿王，我真想抱一隻小鹿玩玩，牠們是這麼溫順、善良，非但不叫人害怕；而且誰都喜歡摸摸牠柔軟的毛，和牠說幾句話。看到牠們那種拼命追人，狼吞虎嚥的饑餓情景，我懷疑主人是否餵飽了牠們？

本來我還想多在這裏停留一會兒；但下一個節目是參觀唐招提寺，下午三點還要趕回京都，時間實在太迫促了，只好匆匆上道。



△ 彼得和父親強生。

我不相信，廿多歲的年青人，下課後，不找女友，而為生病的老父求神拜佛！

兩年前的三月，十五街金山寺，正大事翻修，因為美國人工貴，除了專業修建，找技術工人外，其他小工之類的普通工程，多為廟內的比丘、比丘尼操作，也有居士們自動參與工作的。在許多工作人員中，有一位廿多歲小伙子，正站在樓梯上，油漆牆壁。果悟居士，用手指向金色鬚髮，帶眼鏡的青年人，對我說：「他就是彼得，是日夜拜求觀音菩薩，念大悲咒的彼得。」

「什麼彼得？」我反問。
「你忘了？」她在各種嘈雜聲中，提高嗓音繼續說：「你不是要認識那位替患癌病的父親，祈求觀世音菩薩的男孩嗎？」

永懺樓隨筆之十

還蛛記

猴兒二度參拜金山寺宣化長老，蒙長老他老人家慈悲留住所中約有十天時光，在此期間，猴兒鑒於金山寺師徒都是慈悲信佛之人，對於世俗經營都不甚注意。猴兒乃不揣冒昧

說的時候，更拉着我走向那面牆。用英語對彼得說：「嗨！這位是李居士，他是彼得。」

彼得拿着油漆滾筒對我笑笑，又要開始漆另一行。果悟立即說：「彼得！李居士想要知道你跪拜觀音菩薩，以及你爸開刀，發現不能割治，又照樣縫合的詳細情形，她要把你的『孝感動天』求觀音菩薩的奇蹟，用文字寫出來。」

「真的？」混合了驚奇與不信語氣，拉長尾音，吐出兩個字，立即又感到失禮，他解釋：「相信你一定寫得很好，不過那些神奇事蹟，我也說不清楚，我只能感應、意會，而無法言傳。」他笑笑，又說：「今天太忙，等把大殿油漆好了，我打電話你約談，好嗎？」

「好，非常謝謝你！」

我向他揮手告別說：「再見！」

我的原意只是不太相信，也好奇，經果悟居士一穿插，就不能不寫了，因為彼得以為我「真的」寫，他抽空和我談了他父親治病情形，及虔誠念經，跪求觀音菩薩的經過……能失信於一位「孝子」嗎？何況這些真實事蹟發表後，能擴大感染年青朋友的孝行；更能堅定大眾的信仰，也間接弘揚了佛法！

彼得現在是果歸居士，他穿着海青的照片，看起來年紀不小了，其實，他只是剛剛三十歲的青年。敬祝

新年萬福

李芳蘭上 民國六十六年一月於舊金山

馮 馮

淺薄，制定佛教基金會之章程大意，立案以確保中美佛教會屬下之諸項佛教事業均列入在此佛教法人之管制之下，舉凡其所屬之兩百八十七英畝之萬佛城，佛教大學之籌辦，金山寺，譯經院、

如來寺……等等均列爲佛教之法人財產。只供非營利性之宏揚佛教之使用，永遠爲該佛教會基金會所有。免得將來被任何人所覬覦，猴兒英文打字打了二十頁，嚕嚕唆唆，婆婆媽媽，建議這，建議那，向美國政府立案，自以爲以偏概全，思慮週到，拿出去向長老及諸大師兄獻寶。

中美佛教會其實人材濟濟，美籍弟子之中博士不知多少，華籍弟子名學者亦多得數不清，那用得着猴兒來亂建什麼議呢？宣化長老就有那樣客觀雅量，居然召開大會來討論猴兒的建議書。師徒諸賢也真客氣，居然通過組織專案人員來研討猴兒的廢話，說要採用其中部份云云。這一來叫猴兒樂不可支，越發的沐猴而冠，大耍猴戲了。每天隨衆唸佛聽長老說法之餘，就溜到廚房去，把金山寺的冰箱搜個遍。在家弟子送來的菓子，多半給猴兒偷吃過半，這隻咬一口，那隻嚐一嚐，猴性大發。金山寺諸師兄哪有不知之理？明知長老放縱猴兒，大家裝作不見不知罷了。

宣化長老應邀飛往羅省主持分院開光典禮，金山寺中靜悄悄，咱猴兒更是得其所哉了，又不用聽經，又不用做功課，又沒人管，妙哉妙哉！索性藏身在廚房之內，大偷其吃。師兄們各忙各的功課，猴兒忙偷菓子吃，好不逍遙。

却說猴兒這天晚上正在黑暗中摸向冰箱進軍，陡然又見異象。只見一個巨人，高及天花板，身披灰袍，頭上似有百眼，在膳堂內一閃而滅，猴兒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飛跑到三樓房內，不敢出來。

自此次之後，猴兒不敢再進廚偷吃，漸而每晚均見此怪，都是一閃而逝，留心觀看，才知他出自後殿觀世音菩薩聖像座下，穿牆而過進入他殿。猴兒早經長老再三叮囑，不得再多言妄語，長老又不在家，猴兒更不敢聲張了。

長老從南部回金山，猴兒似見長老在飛機途中，乃下樓告諸師兄兩人，均答以未有電話，不知師父何時回來，猴兒催請，電話至羅省一問，果然長老已起程，猴兒問時，正是起飛之時，恆具師兄乃驅車携猴兒去機場迎接，開車後，猴

兒似見師父坐巴士回市，乃告諸師兄，師兄不信，到機場後接不到長老，促師兄電話回寺一問，果然師父已乘巴士回寺了。

四時後，拜見長老，長老笑問猴兒何所見，猴兒問：您老人家在羅省講華嚴經便講經了，何必又大放彩色泡泡如濛濛細雨呢？長老說怎麼你也看見了？後來聽師兄諸人言，在羅省講經時，有一位女弟子曾聲稱看到彩泡從上空降臨，而他人却一無所見，相隔數百里，猴兒如何亦有所見？百思不可得解！

長老又問猴兒尙有何異象，猴兒乃稟告看見灰袍巨人之事，並叩問此是何怪？長老笑云：「你看不透他？」

猴兒搖首，長老乃命猴兒恭唸楞嚴。長者云：「我叫你看清！」老人家亦入定瞑唸，頃刻之後，長老開目問：「你現在看他有多大了？」

猴兒閉目運神，但見灰衣巨人已縮小如拳，越縮越小，只有三吋大小。

「你現在看到了吧？」

「看到了，好像是——一隻蜘蛛！」猴兒邊看邊稟告：「全身黑色，背黑腹白，眼睛很兇！好可怕！」

「不要怕它！」

「它是蜘蛛嗎？」

「你看見是什麼就是什麼。」長老笑答

猴兒不信，問師兄們借了電筒，稟明長老可否往佛座下搜查一下？搜查佛座，實屬太不恭敬，有瀆佛尊，長老遲疑半晌，仍是任由我前往，猴兒乃下樓到觀音菩薩寶座之下，翻開簾幕及滑門，電筒一照！赫然一隻巨蛛正在座下！正是黑白分明的，眼睛閃光，灼灼若火。

猴兒嚇得飛奔而逃，稟告師父，長老說：「不要怕！也不要亂講！」

猴兒遵命，果然不講，全寺更無他人得知，翌日，猴兒久住思母，亟欲返加，長老挽留不住，親送下樓，猴兒跪下叩首，抬頭見長老慈愛之笑容，猴兒只覺別情難抑，悲從中來，淚下如雨，長老慰語有加，方才拜別，長老又命在家弟子果經開車送往金

火車站。

果經是美國人，他剛從奧立岡州來參拜長老，與猴兒才一面之緣，並未有機會交談，在車上才初次寒暄，果經師兄送我至金山市區馬克街，時值天氣炎熱，車窗大開，談話中，猴兒忽覺窗外飛來一物，撲落我右邊太陽穴上，猴兒爪兒敏捷，一伸手即將其捉住，隨即大驚放手，聽其落在我衣服胸前！此物何耶？

全身黑色，背黑腹白，兩眼閃閃似火，一隻巨大蜘蛛也！猴兒驚怖大呼，面無人色，果經師兄亦被我嚇慌，問是何事！

猴兒無法解釋，又怕牠咬，所幸急中生智，從口袋中取出紙張一頁，捲成袋狀，將此巨蜘蛛罩住，而此蜘蛛似無惡意，任由我處置。猴兒將之密封包好，交付師兄果經，請他帶回金山寺呈交長老。

果經不解吾意，問我是何緣故，猴兒亦不解釋，但云：「交給師父處置，他就知道了！」並再三拜託勿傷其生，務

必小心保護，呈交師尊。

果經見吾如此慎重，乃曰：「放心！我亦為佛門弟子，不會殺生的。」

猴兒後來途中電話叩問長老，長老說：「放心！已經送回來了一！」

此一事，全無虛言半句，宣化長老本來誠我不得多言，但猴兒百思不解，為何如是之巧？若說是猴兒眼花，又何以真在佛座下見蛛？猴兒臨行時曾在觀音菩薩座下叩首辭行，僅三數秒鐘，該蛛斷不可能從座內跳上吾身之理。在金山市內之馬克街，其熱鬧如香港皇后大道，又何來之巨蛛從空中飛來呢？又為何如是之巧？車如流水，牠偏就飛墜吾首？果經師兄又從未與聞其事，豈能安排此一飛蛛，牠來找我又是為何呢？

此蜘蛛是否為金山寺之蜘蛛？是否仍在佛座之下，猴兒均不得而知了。

長老半句亦不多講，不肯指示其中因緣，猴兒只好叛師來向佛友求教了。下次再回金山寺定挨師父一頓好罵，也說不得了！

翠竹花香無非妙意

達宗

一

坐在禪堂，我總喜歡往窗外看那叢叢翠竹，看到了竹，我腦海中，又縈迴那段禪意。

記得那是一個元旦日，曉雲導師在法雲山中，帶我們去樹林走走。因為法雲寺周圍，睜眼所見，都是古樹翠竹，因此走到竹林下，但見這千竿搖曳，婀娜生姿，導師隨機開示。她說：「我做一個謎給大家猜。」同學們都面露歡忻，仰望著導師，無異是小學生對着那神聖莫測的大老師，期待着那個謎，導師說：「一枝竹竿，破成兩邊。」我說：「一刀兩斷。」導師答：「不是。」我停了脚步，看看那一片翠竹

，回身對導師說：「我知道了，以智慧劍，破空有二邊。」導師拍手說：「對了！對了！大家都停住口，不再猜說了，這個在竹林下的一個啓示，深印在我心中。」

過後，我又曾經聽到導師在香港，也曾經有一個老和尚在她面前破竹的禪機。就這樣，我從此以後，看到了竹，就起了「破竹」的禪意。

人，對周圍的自然環境，所起的觀感各有不同，這與他（她）們所學所聞有關。我也還記得小時候，父親用竹子做了一個小鳥給我，從此對竹子起了特殊的喜愛。長大了上學，讀到詩人對竹的讚美，再看到畫家所畫的竹子，尤其那煙雨濛濛中的竹子，不但是畫境也有詩意。但是到現在，我聽到了園林思想以後，觀

念上不但越過了詩意，也越過了畫意，而在「禪意」中尋味，這是導師所賜予的禪園林思想的啓示。

二

又是桂花飄香的季節了。一日午飯後，經過禪堂前的桂花樹旁，一陣清香撲鼻，啊！自然的花香呀，你在這一股清香中，已經對我有深深的啓示了。

記得我住在法雲山中那段日子，我總喜歡在桂花樹下看書，或採桂花供佛，每當在桂花樹下看書時，總覺得有無限的受用，尤其是花開的季節，我似嗅到書中古德的智慧花香，也聞到自然的桂花香。在這個人與自然的馨香世界中，實在難以形容箇中的不可思議境界。

自從離開法雲寺，來到陽明山，或許與桂花樹有緣吧！

菓子師父的趣事

葉香

已是去秋底舊事了，今夜，不知爲什麼，那些差點被我遺忘的舊事竟然像海底的貝殼突然湧向沙灘，在陽光之下閃閃生光。於是，不由自主的，拿起筆來，寫下它多姿多采美麗的花紋，希望能帶來一些生命的喜悅，有如黃昏裏亮起的一盞明燈，或許於坎坷的人生，如果能發生多少溫暖和慰藉，這就夠了。

去年八月，曾小住台北，偶聞三峽鎮的「承天禪寺」風景不錯，既然不錯，就背包一隻，布鞋一雙，拐杖一根，和朋友相偕出發了，記不得是怎麼走法，反正，遇警察問警察，見售票員問售票員，招了一些美麗的白眼，也換得不少真摯的微笑，終於，搭對了公路局的車子，一路顛顛幌幌，黃沙滿天，如西部電影「荒野大鏢客」決鬥的場地，原來是：正在修路，如今，已無此美景可供欣賞了。

抵達小鎮覓尋，終於找到了，原來是一個小山，承天寺就在登上約二百來個階梯上端的山頭，放眼四望，盡是

永明寺，亦有幾棵桂花樹，我依然年年都聞到桂花香，但是我心中所起的觀感就不同了。因爲自從我聽過曉雲導師講過一段晦堂禪師與黃山谷的一段禪機說：「黃山谷常常到山上訪晦堂禪師，一次問禪師說：『儒家是否有可參的？』師曰：『有，吾無隱乎爾就是。』黃山谷不明白。一日又上山探晦堂禪師，默默的來，又默默的去，晦堂禪師看他機緣差不多了，就跟着在後面走，當黃山谷行走到桂花叢中，聞到這自然的花香時，晦堂禪師從背後向他肩膀一拍，說：『吾無隱乎爾』當下黃山谷就會悟了。」之後，我神縈此自然園林的禪機，是一幅多美妙的禪畫呀！因此，每當桂花撲鼻香的時候，我就憶起那段：「吾無隱乎爾。」的禪機。

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花香也年年都撲鼻香，但是我自己問自己，爲什麼只聞到桂花香，而沒有聞到自己智慧的花香呢？

大大小小高矮矮的綠山，相形之下，承天禪寺倒像是身軀嬌小的人被大小不一的羣衆團團包圍住。

風景怎麼樣，但我們倒不在乎，我們並不是只爲看風景來的，因爲這兒有個更值得瞻仰的寶——僧寶——菓子師父——廣欽老和尚。

承天禪寺佔地不小，周圍也栽些瓜果稻麥之類，具備一般寺廟的特色與氣氛。我們禮了佛，就和當家師談起，並說明來意，他却連連向我們合掌表示歉意，因爲正值老和尚禁語期間，哦，這麼巧，看看天色已向晚，決定留宿一宵，見不着老和尚，看看山中月色也不錯。

當晚，用過齋飯後，好心的當家師搖着趕蚊子的蒲扇，主動找我們聊天，下面就是本文「聽來的」趣事，當時聽得我津津有味，如今想來仍有餘味，只不知，讀者中可有人聽過？若聽過更應再聽一次，因爲已隔一年多。

數十年前，師父（指廣欽老和尚）背負數十斤米糧，携二件

換洗衣衫，獨自跑去無人煙的深山巖洞內修行，正禪坐之際，一隻老虎竄了進來，師父說：「老虎啊！你不要傷害我，將來我修成了，再來度你，現在我先給你授三歸依吧。」老虎果然乖馴的伏在地面，聽完師父說歸依後，靜悄悄地走了。修行數月，眼看米糧已空，怎麼辦？這四大是不能不理睬的，有一天，正當師父饑餓得頭昏眼花之際，無意中，瞥見一隻山猴撿拾樹下的菓子吃，於是師父就靠菓子來維持生活，因此，大家稱他爲菓子師父。

到台灣以後，德風廣被，信衆日多，我們做徒弟的人（當家師說的）其實並不了解師父的境界到底有多高，就好像遠方的高山，我們只知其不低，却講不出其明確的尺度。但，單單看他日常生活的許多小事，就夠我們驚訝不止。記得有一次，有信徒送兩個罐頭櫻桃來，「大家來啊，一人兩粒，看夠不夠？」師父招呼衆徒弟們同享，其中一位年青的沙彌頑皮的說：「師父啊，兩粒太少了，怎麼辦？」師父回答：「多一粒的給你。」好容易分發完畢，竟然，真的多了一粒，衆人歡天喜地的讚師父的神機妙算，是不是真的神機妙算，或者只是湊巧，沒有人知道。

師父經常每餐只喝半杯菓汁，有時候連菓汁也拒絕。有一次，徒弟端菓汁給他，他老人家翻翻眼皮，拍幾下肚子，說：「問他（指肚子）：『吃不吃？』『不！』『你看他不吃？』」自問自答，像小孩子遊戲。徒弟說：「師父，你從早上到現在還沒吃東西，現在已經下午三點了。」「三點可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你餓你吃吧。」乾脆俐落，弄得人哭笑不得。還有，師父經常拒絕洗澡，總是又勸又求的，才勉強洗個意思，而奇怪的是，八一高齡又不愛洗澡的他，却没有老人味，每當人們勸他「不洗不清爽」時，他就立即頂撞過來：「你不清爽，誰跟你清爽。」

有一天，他忽然乖乖的自動沐浴更衣，並且召大眾於大殿集合，待徒弟們凝神注目圍坐等待聆法之際，師父却輕輕鬆鬆的說：「現在，我走了，你們要高高興興的送師父，不

許哭啊！」說完，盤坐，閉目，臉色漸漸轉青，衆人見狀，恍然大悟，原來師父要圓寂了，當下齊聲哇一聲大哭，哭聲震動山下，許多信衆紛紛趕了來，其中也有醫生帶了診斷器，診聽了半天，查不出老師父有何病痛，正當衆人哭得肝腸寸斷，不知有多傷心的時候，却見老師父悠悠睜開眼皮說：「地板冷涼，不要跪。」說完，又「走了」，醫生把他的心脈，按他的心臟，都悄無聲息，宣佈說這回是真的圓寂了。於是，大家好不容易才收住的眼淚，又像決了堤的洪水，直往下淌，足足五分鐘，師父又再度睜開了眼皮，並且說：「噢！你們圍着我哭得這麼傷心是做什麼呀？」衆人見師父又活過來，急忙收住眼淚，請求師父不要離開世間，不要拋棄我們，經不住衆人一再哀懇，師父說：「好吧，再住九個月。」「太少了」衆人說，「好吧，再住幾年。」大家一聽，大樂，師徒之間，立即有說有笑，洋溢一片歡欣，就像平常一樣。

聊到這兒，夜已深，月更明，當家師說：「既然你倆這麼誠心，明天早課後，老師父會在屋簷下晒一會兒太陽，或許你們有緣拜見。」我們謝了當家師，各自回寢。

翌晨，早課完，當家師果然帶領我們去拜見師父，穿過扶疏菜園小徑，來到獨立的小屋前，見一褐衣瘦小的老人正在搬移一張藤椅，並且很舒適似的坐下去，動作輕巧靈活，直覺告訴我：「一定是他。」果然是，奔前，頂禮，抬起頭來，瞥見老和尚的臉又黑又皺，好像一只乾橘，而眼睛，却藏在眼皮的縐紋裏，安詳而平和的望着我們，這一剎那，我才真正的感動了，老師父的眼睛多麼清澈明亮，好像嬰孩的眼睛，誰信竟是死過一次的八一老叟眼睛？

佛陀的世界是沒有奇跡的，只有老實修行，修得個身心大自在，來去自如，隨心所欲而不踰矩，是謂「解脫」，如此而已，世人不解，每以其隨心所現的自在行徑而加讚嘆，視爲「奇跡」，殊不知，這些奇跡並非奇跡；它們潛存於人人體內，就好像一塊金屬，恁是誰，只要勤於刷，勤於磨，勤於修，終有一天，會顯出如日月的光采來，奇跡，就是這塊金屬。

唐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

謝冰瑩

(續上期)

他的外表是一種雄壯、大方、威風、嚴肅的儀容態度，他的內心就是研求奧妙無窮的佛理。並且常在講授的閒暇中，建造寺宇和僧舍，供給十方來往的僧衆，作爲修行居住的地方。他又拿出徒弟供養他的資金來，請人彫塑很多佛像，繪很多佛像的圖；又親手裁縫袈裟三千多件，贈送山西五台山的僧衆披用，還常常開設無遮大會（即不分貴賤上下，平等舉行財與法二種布施的法會），將那會中布施的東西，大開悲田，救濟貧病；又開敬田，供養佛、法、僧三寶（三福田：供奉父母恩田，供養佛僧名敬田，救濟貧病名悲田）。又抄寫大藏經三部，每部一萬一千卷。他前後引度很多人出家，並且親自與他們授戒。據大畧計算，因他而得度出家的僧人有四萬多名。他的弟子中，超羣拔萃可做世人師範的計有（一）揚州方面崇福寺祥彥，白塔寺法進，既濟寺明烈、興雲寺惠琮；（二）潤州方面——天鄉寺道金、棲霞寺希瑜和乾印、三昧寺法藏；（三）西京方面——安國寺璿和、明倩；（四）沛州相國寺神邑、江州大林寺志恩、洛州福光寺靈祐、越州道樹寺琬真、天台山國清寺法雲等三十五人。這些大法師，各在一方，弘傳戒律，化導羣生，共求佛道。

天寶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日本大使清河，和副大使宿禰胡萬，眞吉備兩人及衛尉卿朝衡等四人，來到延光寺拜見大和尚說：「弟子等早就知道和尚，曾經五次渡海，想到日本去傳戒；現在我們在這裏，願意就這事在朝廷中的經過情形，向您報告：原來我們已經事先把和尚的尊名及您的門下能夠奉持戒律的五位法師大名，抄錄奏呈皇帝，批准你們前去日本傳戒；但是，有很多人忍您去冒險而加以阻撓，所以皇帝改令要遣送道士前去；然而日本人以前不信道教，便又

奏請留下日本春挑原等四人，在貴國學習道教法術；因此，和尚的名字，和去日本傳戒的奏章，被原案退回來了。現在如果和尚決心要去日本的話，就請您自己用一個方便的辦法前去好了，我們有載運國家信用物品的船四隻，船上的行李裝備齊全，您要去的並沒有困難，而且我們非常歡迎。」

鑑真和尚就答應去。這時候，揚州地方的僧衆，和在家的信徒，都知道和尚又要去日本了，他所住的地方，開始防備保護得甚爲堅固，以致和尚沒有辦法出來。正在這個時候，有一位仁幹禪師，從務州來到這裏，得知和尚要去日本的消息，他爲了要成全和尚這一壯舉，就私自同和尚計劃，暗中去準備船隻，在江邊等候，和尚得到仁幹禪師的協助，就在天寶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戌時，秘密地走出龍興寺，到了江邊，上了船，正要開走，忽然來了二十四個沙彌（已經出家未受比丘戒的僧人），哭哭啼啼趕來對和尚說：「聽說您現在就要出國了，今後我們恐怕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您了，我們還沒有受比丘戒，所以現在趕來，請求和尚替我們作最後一次的傳戒好嗎？」

和尚就在江邊舉行簡單的傳戒儀式，爲二十四位沙彌受戒爲比丘。傳戒完畢，即刻起錨開船。到了蘇州黃酒灘的時候，一班平日相好的隨從弟子——揚州白塔寺的法進，泉州超功寺的曇靜，台州開元寺的思託，揚州興雲寺的義淨，衢州靈耀寺的法載，寶州開元寺的法成等十四人；又有簾州通善寺的尼姑智首等三人；還有揚州近事男潘仙章、胡國人、安如寶；崑崙國（可能是新疆一帶，待查。）人軍法力；瞻波國（印度加爾各答東南地方）人善聽，一共二十四人。他們還攜帶很多貴重東西：計有釋迦牟尼佛的肉身舍利三千粒，針繡功德莊嚴神通廣大集錦變化圖一幅，阿彌陀佛像一幀，白色檀香木彫成的千手觀音像一尊，針繡觀音像一幅，救苦救難靈感觀音像一幀，藥師佛，阿彌陀佛，彌勒

佛空中顯聖的瑞相各一尊；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涅槃經（南方板本）一部三十八卷、四分律一部六十卷、四分律文疏（法勵律師注疏）五本各十卷、光統律師之四分律注疏一百二十份、鏡中記二本、智周法師之戒律注疏五卷、靈溪釋子菩薩戒律注疏二卷、天台止觀法門（玄義文句各十卷、四教儀十二卷、次第禪門十一卷、行法華懺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明了論一卷、定賓律師飭崇義記九卷、補和飭崇義記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觀音寺亮律師義記二本十卷、終南山道宣律師含注戒本一卷及注疏（行事鈔五本，羯磨注疏二本）、懷道律師戒本注疏四卷（大覺律師批記十四卷、音訓二本、比丘尼傳二本四卷）、玄奘法師西域記一本十二卷、終南山道宣律師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法銑律師之尼戒本一卷及注疏二卷）、以上經律共計三十八部；菩提子三斗，青蓮花二十枝，玳瑁疊子八口，印度草鞋二捆，王羲之真跡行書字帖一本，小王真跡字帖三十本，印度摩訶等雜書並字帖五十本。

以上所列貴重東西，除手幡以外，都是準備送給日本天皇內宮去的。此外還有阿育王塔複製樣本的金鋼塔一座，也準備帶去日本。二十三日那天，日本大使吩咐：大和尚以下的僧人和物品，請分成幾組去搭乘幾位副大使的船，大和尚請乘大使的船。大家分別上船完畢，大使站在船頭上，向各船共同商議道：「現在廣陵郡已發覺和尚要私自前往日本的事了，恐怕要來搜船；假使被他們搜到和尚在本大使船上的話，那時我就要遭受災殃了；如果他們不來搜船，萬一船出海後，忽然遭受暴風吹襲，船被漂回來，那時在搶救中發現你們各位，本大使也不免要犯私載人物的罪名；因此，要請大家商議一個萬全之策才好。」衆僧聽了，於是一齊下船來，留在岸上籌劃辦法。十一月十日的晚上，副大使來，私自邀請和尚及衆僧去坐他的船，嚴守秘密，不令其他的人知道。十三日，又有普照法師從越州餘姚郡來到，要跟隨和尚一

同回日本，乃請他搭乘吉備副使的船。

諸事準備完成，於十五日清晨，四隻大船一同啓航出發，一隻山雉飛來，落在第一船前面不走；依照航行經驗斷定，這隻山雉的奇怪行動，是表示一種凶兆，所以不敢開船，仍舊停在原處。第二天正式起錨出發。船行五天，二十一日，第一船與第二船，在一個時候內，同時達到阿兒奈波島，這島位於多稱島南西方。第三船，早在二十晚上也停泊在這裏。十二月六日，忽然南風颳得很大，第一船被吹得觸着礁石，不能開行；第二船，也吹得多稱島那邊去了。第二天，到達益救島，各船陸續到齊。十八日從益救島進發，十九日又遇着狂風暴雨，陰雲密布，海天不分，不辨東西南北；到中午風雨停歇，從波浪上見到了山頂，二十日的十二點，第二船已進入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海濱了，二十六日，各船都已靠岸。這時有一位延慶法師上船來，迎接大和尚上岸，進入大宰府休息，一直在這裏住到過年。

日本天平勝寶六年正月十二日，副大使四位，聯合向天皇上奏章，報告大和尚等一行佛教徒，從大唐國渡海來到日本傳教的事，並將大和尚及衆僧，請到竺忠大宰府去，二月一日到達難破地方，這裏有位華僑僧人，名叫崇道法師，知道和尚到了日本，就邀集一些人前來歡迎慰問。大和尚在這裏接受供養三天後，來到河內國，大納正言二位，藤原朝臣仲麻呂，派遣差使前來迎接慰問；又有道璿律師，派遣他的徒弟善談等前來迎接慰勞；還有高尚道行的僧人志忠法師、賢璟法師、雲福法師、曉貴法師等三十餘人，一路迎接上來，行謁見禮。二月四日，到了東京，天皇命令，派遣正官四位，迎請大和尚一行人，下榻於王府中；次日在羅城門外由禮賓部門，代表天皇前來歡迎禮拜和慰勞，引導鑑真大和尚住在東大寺。過了五天，有道璿律師，波羅門菩提僧正等前來慰問，又有右宰相大臣大納言以下的官員一百餘人，前來禮拜問訊；最後天皇命令使正官四位下吉備朝臣眞備前來下達天皇親口詔旨又命令僧都辦事人，把大和尚及各位能登壇說法的法師法名，抄錄進呈皇宮。過了幾天，天皇命令封大和尚爲「傳燈大法師」……。

大和尚經過五次的種種險阻，波折，艱難困苦，終於在第六次成功了，當中有三十六人死了，因經不起苦難的考驗，中途退去的出家僧人和俗家居士，計有二百餘人；只有大和尚與日本學僧普照及天台山僧思託幾個人，冒了六次大險，經過十二年，有始有終地到達日本……這個時候，四方人士都來和尚這裏要學戒律；但是沒有經費，不能供給食宿，來學的人，無法長住下來安心學習，因此有很多人住了幾天，生活費用，接濟不上，只好退出。這件事給天皇知道了，就在寶字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命令把備前國一帶的水田一百町（一町折合華畝一·六一四一五畝），撥給和尚使用。大和尚要利用這些田建立伽藍（佛殿和僧舍），正在計劃時，忽然又有命令；贈給大和尚花園住宅地一區，此地原係去世的一品官階新田部親王的舊宅。普照法師和思託法師就勸請和尚：「請將這住宅區蓋建佛寺，將來寺蓋好了，就在這裏作長期的傳授四分律，法勵法師的四分律注疏，鎮國道場飭崇義記，道宣律師的律鈔。我們更要拿嚴格遵行戒律的功德威力來保護國家。」和尚聽了這番建議說：「太好了，太好了！」就決定把花園住宅改建佛殿和僧人宿舍，動工之前，大和尚又接受中納言的建議：有三位冰上真人，請求要先用口嘗嘗花園區的泥土氣味，以測驗這土是否可以建造佛殿。大和尚答應了，三位冰上真人，果然把泥土放進口中嘗過，知道可以建寺，就對徒弟法智說：「這是福地，可以造佛殿。」就動工興建，不久完成了現在仍然存在的招提寺。大和尚有先見之明，在興工以前，能夠事先設計周到，妥貼地安排一切，以致順利成功。

大和尚誕生在像法末季，（按佛在世起至佛滅後五百年為正法時期，正法後一千年為像法時期，像法後一萬年為末法時期。）他已親自做了釋迦牟尼佛的傳法使者。佛經上說：「如來處處度人，汝等亦學如來，廣行度人。」和尚既然承接佛陀這一慈悲度人的遺風，所以才展開了度人遍及四方的大局面。大和尚弘揚佛法的事跡太多了，這裏不過是概畧

地敘述他講律傳戒的重要部份而已。

當時佛寺建築完成，僧團有了佈教的地方；同時又有田園的出產物資充份供給，於是四方的僧人居士，雲集來寺，大家都來學習戒律了。這時候，唐國的道瑠律師，商請大和尚的門徒思託法師說：「你是很早以前，就繼承着大和尚所傳的戒學的人，對於佛學很有基礎。我的日本徒弟中，有些精通漢人語文的，都叫他們來學法勵法師的四分律注疏，以及鎮國道場的飭崇義記，就請你來做他們的導師，教導他們好嗎？」思託受了這一請求，就利用大安寺中的唐院做教室；並且接受忍基等學僧的聘請，擔任他們的講師，一講便是四、五年，把以前帶來的那些佛經、戒律、理論等，再三研究。學僧們這時才對那些精深博大的佛法，理出一個頭緒，學到了一些心得。思託法師的教育任務算是達成了；從此，也就是佛法東渡日本，燦爛輝煌的開始！

寶字三年，學僧忍基便在東大寺唐院中，開講四分律注疏及鎮國記；善俊在唐寺開講律儀注疏並鎮國記，忠惠在近江開講注疏及鎮國記；惠新在大安塔院開講律疏並鎮國記；常巍在大安寺開講注疏及鎮國記；眞法在興福寺講律疏及鎮國記。從此以後，日本的律儀便慢慢地嚴格完整起來，師師相傳發揚光大，遍滿全國，這就像釋迦牟尼佛所說：「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即為如來常住不滅，亦如一燈燃百千燈，照者皆明，明明不絕。」（續完）

捐款鳴謝

方肇居士	港幣	800.00元
張居士	港幣	200.00元
性仁法師	港幣	100.00元
陸慕霞居士	港幣	100.00元
樂渡法師	港幣	50.00元
慈濟贈診所	港幣	40.00元
檀香山玉佛寺	港幣	25.00元
翁林望居士	港幣	100.00元
顧涵敬居士	港幣	50.00元
竺摩法師	港幣	60.00元
張居士	港幣	120.00元
望西居士	港幣	30.00元
馮瑩居士	港幣	140.00元
馮雲法師	港幣	70.00元
曉雲居士	港幣	130.00元
果照居士	港幣	60.00元
妙法寺	港幣	2,811.60元
總計	港幣	4,886.60元

五十九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4,886.60元
本發行收入	港幣	320.00元
總計	港幣	5,206.6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2,923.40元
稿費	港幣	1,150.00元
郵費	港幣	533.20元
什費	港幣	600.00元
總計	港幣	5,206.6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淺說梵唄的聲樂藝術價值及其展望

陳毅民

佛教是以「緣起性空」為中心思想的。故太虛法師有云：「象緣所成，自無實體，無實體故，曰自性空。」又云：「象緣成故，一一皆為主伴而得存立，無內無外，無始無終，遂解除害他兼害的殘殺死亡行為，才得到利他兼利的美滿生活。」像這「般若」的無上睿智，以平等、慈悲去影響眾生，開導眾生，人人若能作如是想、如是行，則佛化人間，不難由茲實現。

我國「樂記」曾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而樂之……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又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由上說看來，傳統音樂，每每與「政治」有關，與「禮」相結合，與「文字」相結合。故又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滿美。」佛教音樂亦復如此，更離不開傳統窠臼而維持着良好而密切的關係。往昔音樂家不談創作則已，要創作，則須先奉之為圭臬，一點也不敢逾越，恐遭非議。這當然和音樂家那時候沒有獲得相當的地位有關。

音樂之被佛教作為傳教工具是必然的。故佛教的梵唄，也就成為弘揚佛法的重要利器。所謂「梵唄」，就是中國佛教聲樂的專用名詞。高僧傳經師篇論曰：「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讚則號為梵

唄。」

聲樂之能普獲接受而能大行其道；因傳統音樂始終無法突破抄寫冗繁的文字記譜法，加以各地方言繁雜，從前的交通不便，往往為了採購一件樂器或零件，勞師動眾，荒廢不少時日才採辦到。倒不如歌樂的便利，且學習時間較短，嘴張聲隨，無分男女老幼，多半能藉詞之助而會曲意，我國方言固多，所幸文字尚稱統一；梵唄也在這種有利的情勢中，像春風中的野草，到處衍生發展，頗有和祭祠字廟用的「雅樂」，與宮廷飲宴用的「清樂」、「燕樂」及民間流行的「胡樂」、「俗樂」等分庭抗禮。其間晨昏課中，時而轉讀，時而唱導，時而梵唄，交相發揮，以定方心，使禮佛信眾，更加虔誠、篤敬而專一；的確，梵唄扮演著極關重要的腳色，以達到「聲教」傳播教義的崇高使命。

梵唄因師承傳統歌樂的腳步走，經偈讚頌用詞，多係用來讚頌佛的功德，和雅樂、清樂、燕樂不甚相同，用字審慎而真摯；故曲調流暢而不輕率，就有活潑尚具莊重，再配上木魚、磬、鐘、鼓、笙諸類樂器，着實高雅而脫俗，實非一般世俗音樂所能望其項背，而歌聲的悠揚，樂音誠摯，足以發心起信，堅固信根，而聆者更有繞樑三日之感。台灣之能有佛教信徒不下千萬，這不能說不歸功於梵唄聲教的關係。

有人說佛教不太重視音樂，是毫無根據的。佛教重視音樂的潛力和傳播功能，由此而領悟佛曲的愉悅及經偈的真義。本來年邁老人家作歌是力不從心的，但發現了梵唄的怡情悅性就可「廢寢忘食」的去學習它，它甚至還能治愈一些奇難雜症，這股神奇的力量，確是不可思議的。

平日的早晚課時，必先唱讚偈，有時一唱就一個多小時以上，聲勢始終如一，歌聲實在莊嚴，幽雅而和平，溫厚而樸素。梵唄的奧妙處更是急而不紊、慢而不呆、高而不亢、低而不閉，讓

人萬唱不膩，千聽不厭；常常歌誦，可除煩惱，增加信仰。

本來雅樂都喜用拖音法，使曲趣更其穩定、莊穆、安詳而典雅。而俗樂則較喜用轉腔法，像崑曲、皮黃、秦腔多愛採用，來配合劇情的需要和發展，筆者在前文曾提及現下的梵唄並非很古老留傳下來的佛曲遺產，一直受着當時音樂潮流的影響，除了胡樂和俗樂外，它都能予以吸收、溶合而又自成一格，很謹慎的「去蕪存菁」給予過濾和消化，這是很正常的必然現象，也是很自然的趨勢；像民初弘一法師所倡導的新佛曲，又比以前的梵唄邁進一大步，他大胆的採用西洋的旋法及和聲，並配以西洋樂器（鋼琴）伴奏，開風氣之先河，給佛曲披上現代新音樂的華衣，着實難得，以後的樂家才敢羣相效尤。倘運用得法，一樣能收到弘法的功能。然切切不可忘了加入各式的木魚、鈴、磬、鐺、鐘、鼓，甚至笙、笛之類的佛曲傳統樂器，來保存梵唄的原有風格。如果要想達到相當水準和理想，都要經過若干時日的試奏，才可用作推廣之用的。

原先的轉讀、唱導、梵唄，都是給晨昏課時禮佛用的，人數則三數不等以至數十百人，法會人數就更多了。這無非用來在慶典上用的。並非用來作表演的，現在時代已步入工業社會，商工發達，交通稱便，人民收入較豐，音响設備有驚人的進步和考究。爲了爭取和迎合教外人士對佛教的認識及瞭解，應該創作些新的梵唄，來配合時代的需求，並作有計劃的定期性的公開演唱。佛教徒應該全力在支援它、協助它，使它能在有利的情況下，播種、發芽、紮根、開花、結果。猶其佛教學校的音樂教育，早已脫節，如何做好這銜接工作，是極其要緊的，我們可以三頭並進——創作、訓練（教唱）演唱分別進行。新梵唄的創作，要集中全力去做好它，完成它，使學校和合唱團都能不斷的唱到新的、好的佛曲，教唱、演唱就比較容易得多。故新佛曲的徵求，優秀作曲家的羅致，和新秀的培養，都是刻不容緩的。致於新佛詞的蒐集與創作，也應慎密的配合好，這些看似簡單的事情，其

實都要合作無間才可以功德圓滿。關於原有梵唄，更應作有計劃的保存和發揚，它是無價之寶，切勿輕視它，不知耗了前賢的多少心血才譜出來的。因我國文字記譜法，弊多於利，以往都是口授的多，要保其真粹，可做史惟亮到全台搜集民歌一般，專向老一輩的長老處去着手錄音，才比較可靠。致於同一經偈禮讚，前後中間都稍有出入，都無關重要的，留後再由專家去統一，甚至就讓它像國劇的梅派、荀派各異其趣，任君選擇，目前的首務，是量的不斷增加，來符合智識青年學生的要求。

梵唄與傳統音樂一直是形影不離的，它特別講究聲韻，曲曲一氣呵成，從無裝腔作態，無病呻吟的毛病，就是欠缺了和聲，一樣無損於曲情的優美，反而形成佛教音樂的重要特色，就在世界樂壇上，也自成一格，且影響了亞洲許多佛教國家，尤以日、韓、越、泰爲最。是故它之摒棄立體的和聲，當時只用來便利信衆的修行；它並沒像西洋音樂蓄意將音樂帶入「美」的藝術境地。況我國一向對「藝術」的看法、詮釋，僅及於「技術」程度罷了，當然不及西洋對它認真而深澈。梵唄之不甚重視立體感的和聲，可能和戲劇有相當關連和影響的；因傳統音樂的曲調，實在太優美了，使有些方家也祇好知難却步而改爲填詞算了。曾聽到過年已古稀的長老的吟唱，真是「金聲玉應」的聲勢非凡，妙不可喻！有些力主西化的人硬是戴上有色眼鏡，故意非難，主要還是抗拒它、鄙視它而不肯作深入去研析它，這是很遺憾的，當你接觸久了，就有如細嚼橄欖一般，越嚼越覺芬芳有味的，這都要身歷其境才能感受的。故梵唄始終是跟隨着傳統音樂的路上走的，至今還沒改變過來。不像西洋音樂抹去了和聲，就了無生氣，奄奄一息，聽來就沒精打彩了。因爲方向不同，欣賞對象也異，利弊互見而見仁見智的。蓋西洋音樂重視個人創作，拚命求新求變，有些流行未幾，即棄而不用，使作曲素材日見枯竭，形成重大浪費，歐西作曲家乃羣相吸取梵唄及傳統音樂的資料，使之身价百倍，故趨之者若鶩，漸漸爲行家所再認識。像新派作曲家會吸取梵唄的精神，而譜成純器樂曲而介紹到世界各國去演奏，普獲好評。

（未完待續）

Andante.
眞摯地

何生度此身

朱建詞
陳毅民曲

0 0 0 0 | 0 0 0 0 | 5.6 1 6.1 2 | 3.1 2.6 5.5 — |

(一) 人身難得今已得
(二) 苦海苦邊何處岸
(三) 此身難度願求了

5.6 1 2.5 3 | 3.5 1.6 2.2 — | 5.6 5 5 2 | 3.5 1.6 2.2 — |

佛清難開今已開 此身不何今生度
一聲彌脫免已親輪 無明不除盡成
大慈大悲在衆生 厭生淨化功德滿

5.6 5 5 1 2 | 3.1 2.6 5.5 — | 0 0 0 0 | 0 0 0 0 ||

更何何生度此身
經樂世界心頭昇
蓮台座上現佛身

rit ————

rit ————

atempo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

智 銘

(續上期)

九、建塔運動之開始和石塔之搬運

作為鑽仰會第一步工作者，為向地方當局說明建塔之原因及石材搬運計劃。民國三十六年（昭和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倉持理事長、水野、大島二常務理事、埼玉縣佛教會主事興文丈、慈恩寺村村長森田森次等、連袂拜訪埼玉縣軍政部長賴恩中校（美國佔領軍）和西村縣知事，說明大師靈骨渡日之由來以及建塔計劃，旋即獲得二氏之允諾，於是水野、大島兩常務理事，一有機會即走遍全縣，參與各種集會，為使縣民普遍瞭解建塔運動而努力。至九月着手勸募，同時擬即訂立搬運契約。不意正在此時，埼玉縣遭遇洪水為患，因而帶來挫折，勸募運動不得不暫時中止。水野常務理事在佛連會後援之下，歷訪關西方面各宗本山及有志，說明建塔之旨趣，獲得普遍讚助，大島常務理事將自身住持之寺產及私人財產捐出，至民國三十六年（昭和二十二年）末，乃與重物搬運業者岩淵氏達成搬運契約。至三十七年一月八日開始搬運前，水野、大島二氏帶同岩淵氏，去到澀谷代官山之根津氏別邸，獲得根津家之同意，自當日起共費一月時間，方將全部石材自根津家後院搬到門前，於同年末，逐漸運至慈恩寺。搬運塔石之困難工作告竣，立請伊東忠太郎氏及東京都石工組合長野村保泉氏到寺，委請為石塔設計。後，依照伊東博士之設計，在野村監督之下，順利進行基礎工程，同時改造塔之上層部，塔面之「唐玄奘三藏靈骨塔」石碑之

文字，仍請會書寫「追懷辭」之山階宮別當工藤莊平氏揮毫。其間獲得搬運業者岩淵氏之貢獻和同情及野村保泉氏之不計代價，二人還發心捐贈了正面之率塔婆花崗岩及作為台階之大台石三塊和其他工事用的割栗石甚多。埼玉縣知事大澤雄一氏為建塔基，捐贈沙石及卵石，秩父水泥會社社長諸井貫一氏捐贈水泥一百二十包，共同援助此一工事，均值得大筆特書。

十、建塔開工式

進入民國三十八年，埼玉縣因洪水所受之創傷，已漸漸復原，乃積極展開勸募運動，水野氏再度趕赴關西地區，除一面勸募之外，同時為蒐集有關之歷史文物而努力，以便與中國取來尚寄存在栗平治氏處之文化物，作為鑽仰會將來之文化運動。大島常務理事則在本縣下奔走勸募，獲得慈恩寺之檀越信徒絕大之讚助，至同年八月，建塔資金已略有把握。九月，縣報導部長武田熙氏、埼玉新聞村上孔堂氏，縣土木部之川名、橋川兩氏，本村村長森田森次氏，檀越總代表石塚敬輔氏等於慈恩寺集合，確定建塔之位置和塔週圍聖地公園化計劃。期望於次（十）月十日即南京靈骨塔建設五週年紀念日舉行開工典禮。旋即向各方面發出請帖。十月十日奠基禮當天，獲得東武鐵道之後援，自大宮站至慈恩寺，免費接送自東京方面來參加典禮之賓客，村民亦停止個人事務而參加典禮。此日前來之貴賓；計有曹洞宗管長高階瓊仙禪師、中國代表謝南光氏、德川家正氏、岡部長景氏、原大

將鈴木孝雄氏、根津嘉一郎氏、伊東彌惠治博士、參議院議員平昭彌太郎氏、同來之馬琢道氏等。另有自東京、靜岡及縣內各界人士多人，日本佛教連合會理事長里見偕各部長、理事、縣佛教會委員等，均參與盛典。在典禮之前，由佛教連合會之壬生照順師任司儀，先向安置在大殿之法師靈骨前行回向。回向完畢，即前往建塔實地，首先，由高階副會長為導師，誦經祭地。其次，由倉持理事長報告籌備經過，水野常務理事破土。繼之，中國代表謝南光氏、德川家正氏、來馬琢道氏、里見理事長等致祝辭，地方村長森田致謝辭，然後開幕，典禮後，並有舞獅等慶祝活動，頗為隆重。

十一、與佛舍利面會和水野常務理事逝世

同月高階副會長住持之名古屋市覺王山日泰寺，於十九日至二十日，擬舉行佛舍利奉迎五十週年紀念會，為期加強中日兩國友誼行事，乃計劃舉行玄奘法師靈骨面佛舍利之法會，日泰寺與慈恩寺和鑽仰會進行交涉結果，獲得同意，決定二十一日，由水野、大島兩常務理事奉持靈骨，前往名古屋，該日該市佛教會及華僑多人迎接，先在當地華僑連合會李進發氏住宅住宿，由名古屋市佛教會舉行盛大法會，同夜同地之華僑多數參加，如同法師現身巡錫到此，通宵嚴肅侍奉一樣，表現出異國遇故人真情流露之感人場面，翌二十二日，因法師過去滯留印度那爛陀寺時，有常乘座巨象之故事，是以，名古屋動物園，特別提供溫馴大象一頭，由水野氏奉持靈骨跨上象背，大島常務理事前導，名古屋市佛教會會員、華僑等隨伴行列。高階禪師、水谷執事長恭迎入日泰寺。此日，日泰寺之來賓，其盛況為戰後所未曾有。到達日泰寺後，以高階禪師為導師，舉行名古屋市佛教會會員總動員大法會，水谷執事長致奉迎辭，高階貫主為玄奘法師靈骨面佛舍利之稀有因緣致感人之祝辭。至下午，以靈骨為中心，由古典盛裝之童男童女，混合組成蜿蜒之長蛇行列，奉持靈骨來到佛舍利塔前，繞塔一週，以作為超越時空之玄奘法

師靈骨面佛舍利之戲劇性因緣。同夜宿於日泰寺，歸途中，在「日本第一之富士山」觀賞當地有名之沼津對岸水津之岡部長景氏別邸東胤莊假泊一宵。以富士之莊嚴，供玄奘法師觀賞。後即返回慈恩寺，在此唯一遺憾者，原本健康不佳之水野氏，此行增加疲勞，心臟喘息症之宿疾復發，回到慈恩寺後，即病臥二旬，萬般醫治無效，十一月二十一日不幸逝世。水野氏自奉迎靈骨以來，為建設靈骨塔，捐其身命，東奔西走。其私人住宅因戰火燒失，原本遷住在東京都下小金井幡隨院，建塔運動一開始，他又將家搬到僻陬之慈恩寺。自此，即為此一事業專心一意，寢食俱忘，先後達四年六箇月之久，雖已七十有餘之高齡，仍似血氣方剛之青年，活動不已。可是，未及期待其念念不忘之靈骨塔完成而竟提前往生，實屬傷感之至。水野氏之遺骸，終於此地，立於慈恩寺付以密葬荼毘。翌年二月末之百日忌辰，於鶴見總持寺，由曹洞宗管長高階禪師為導師，全國知名之士二百餘人參加行列，舉行盛大之本葬儀式，埋葬在寺畔水野氏生前勘定之水野家墓地。

十二、靈骨塔納骨式和建設工事概要

為靈骨塔建設之中心人物水野氏常務理事失去以後之鑽仰會，以倉持理事長和大島常務理事為主，於民國三十八年（昭和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未待水野氏之本葬舉行前，即開始靈骨塔之建設工程，此時，本地方之大眾尤其是慈恩寺之檀越信徒，均大力援助慈恩寺住持，負擔起大半之建設費用，同時，塔之基礎工事、由寺至塔之新設道路工事、道路用地及三百人之勞力，均無償提供。民國三十九年（昭和二十五年）二月下旬，塔之礎石已建就，於水野氏本葬前二日即二十六日，舉行納骨式。此日，亦將水野氏之遺骨參加奉安行列，以爲其爲大師發願建塔作最後之面會因緣，儀式由倉持理事長為導師，佛教連合會代表，縣佛教會及本地佛教會會員等參加誦經，本村民衆亦多前來參加儀式。

（未完待續）

佛聯會

僧伽會團拜會長致詞

光大佛教教義

續擴展能仁書院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暨屬校能仁書院

，香港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昨（年初五）假荃灣九呎半弘法精舍，舉行丁巳年春節團拜，由該會會長洗塵大法師，副會長寶燈法師親臨主持。到有名譽會長覺光法師，全體董事、會員、屬校校長、教職員等兩百餘人。洗塵會長先致新年祝詞；繼而普佛一堂，並有交換禮物，相互拜年等節目。午間由寶燈、萬心、了知、廣普四位法師供齋一堂，盡歡而散。

洗塵法師在致詞中，呼籲佛教徒應支持能仁書院，使其成為復興佛教的搖籃，不但能培養傳法的法師，而且能培養護法的在家居士。法師認為：欲謀求世界永遠和平，必須遵行佛教的教義。因為戰爭的威脅，乃由人心所發出；而佛教是正人心的唯一妙法。法師並透露能仁書院將繼續擴充，希望今年能確定第三期建校校址。

昨到會有：洗塵、覺光、寶燈、永惺、智梵、了知、心明、萬心、妙蓮、吉峯、智開、圓智、融靈、暢懷、如修、了一、定因、海慧、聖心、宗實、志誠、道明、慈雲、培德、慈明、慈愍、有智、定藏、明渡、慧澄、玄信、達長、達永、德超、宏海

、演勤、愆慈、親祥、惟堅、白志忠、李伯鳴、伍福焜、余少颺、林旅芝、鄧東航、鄭炯堅、李世安、張斌、倪裕林、古國豪、李叔裘、羅玉坤、蹇敦喜、林麗參、廖愛萍、莫小雲、林香賢、林嚴興、潘宗堯、曾一民、林孟霞、白冠雲、李淑行、馮玉嬋、劉慶經、劉惠如、高國堅、繆春芬、馮兆錦、葉詠嫻、丘嫻英、曾榮林、麥小柳、朱光振、鍾淑華、朱華卿、姜月鳳、朱禮明、黃展鵬、虞偉文、曾瑞芝、區建峯、梁文煥、陸國基、李世耀、蔡錦勇、張觀賢、何其遠、呂昌言、王培光、張錫能、沈九成、蔡展昂、鄧中龍、鄭捷順、梁瑞明、何鞭游、林雄翌、何恩靈、岑玉燕、盧國之、杜國榮、李玉英、梁美玲、吳超平、胡鴻培、高淑賢、劉惠雯、黎煥昌、劉成昌、何香容、黎綺蓮、陳哲、朱恩勤、張炳鈞、梁正平、陳錦輝、李續鏗。

能仁書院學術講座

韋詩閣教授講

「怎樣學好英語」

能仁大專部第二次學術講座，日前請英國文化協會駐港代表韋詩閣教授作專題演講，題為「怎樣學好英語？」聽講者百二

十餘人。韋氏用英語演講，深入淺出，生動風趣，獲得多次如潮掌聲，演詞大意如下：

學習英語，好像學習駕駛單車或游泳一樣，極需要技術。教導英語與教導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學習英語切要「實習」。

「聽得明白」是起碼的技巧，學英語要多多爭取聽的機會。電視或電台這些大眾媒介，是練習「聽」的能力方式之一。

英語是現在人類交通的語言，要多爭取練習「說」的機會。同學們可利用校內每一個可以練習「講」英語的場合，自然不必在每一公共場所都非說英語不可。有時講錯了，要立即糾正。在說「內容性」的字時，要加重語氣，有關「結構性」的字，會話時則輕輕帶過去便可。

中國學生「閱讀」的速度一般地比較慢些，且需經常依賴字典。很多時，閱讀可從上下文理把生字的意思猜想出來的。「閱讀」的速度是重要的，因為學習英語的技巧可以從「閱讀」得來。簡撮的英文故事書對學習英文的幫助是很大的，英國文化協會的圖書館有很多這類的故事書，值得廣泛推薦各同學閱讀。

「寫作」應用簡單的英文，好的文章未必都是語言複雜的。同學們寫作，一定要寫得簡潔，不要故意賣弄文墨。

「寫」的英文與「講」的英語，在文法結構方面有很大差別，這點應該留意。

佛聯會歲晚關懷老人

訪安老院大派利是

香港佛教聯合會每年農曆歲晚慰問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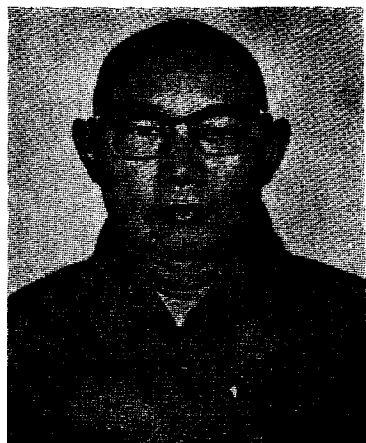
港各區安老院，本年度仍由該會推派慈善工作委員，婦女聯絡委員聯合辦理，經決定一月廿九、卅、卅一分三天時間前往香港仔、九龍、新界各區慰問各老人院，新界區八間安老院，每位老人派發五元利是一封，計沙田佛教般若安老院一百零三位，沙田先天道安老院二百位；沙田慈愛安老院三十五位；粉嶺佛教寶靜安老院九十七位；元朗忠義信盲人安老院五十六位；麒麟圍青松安老院一百一十位；荃灣芙蓉山佛教東林安老院五十五位；三疊潭圓玄安老院七十位。九龍杏林街佛教醫院，每一位病人，派送壽星公煉奶一罐，人數共三百四十位，黃大仙區沙田坳道基督教廣蔭安老院，每位仍派送利是五元，餅乾一盒，毛巾一條，三百七十二位；鑽石山佛教志蓮安老院壹百零壹位；清水灣道，天主教聖約瑟安老院三百八十位；西貢白沙灣大涌口，通善壇安老院八十位；大澳門湛山寺，佛教慈德安老院十三位。

香港仔區三間，計有南朗山道戴麟趾安老院，發派禮物如上，人數二百一十位；黃竹坑天主教聖瑪利安安老院三百五十位；春欣角香港慈氏安老院卅四位。

本年慰問老人購置禮物及封利是費用，均由佛教聯合會各位董事，及教內善長仁翁，解囊相助，除徵得善款一萬五千七百廿元外，不敷支出之數，則由佛聯會沈香林基金撥助補足。

道安上人圓寂

我國佛教領袖，佛學大師，名高僧松



山寺道安上人（見圖），於一月廿一日清晨五時十分，圓寂於中西醫院。

道安上人現為善道寺、松山寺、玄奘寺等主持，並兼任松山寺董事長，為佛教界一代宗師，皈依門下弟子數萬人之多，聞訊宗師圓寂，均感哀悼。

上人俗姓傅，籍隸湖南祁陽，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寅時降生，民國十五年正月，時年二十歲，于佛國寺捨俗，同年八月在衡陽北門大羅齋寺受具足戒，歷任仁瑞寺知客、南嶽佛學院教席、南嶽僧侶救護隊大隊長、祝壽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湖南省佛教會理事長、覺民高級小學董事會董事長、國立南嶽師範學院教授、私立南嶽覺民大學董事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香港佛教聯合會理事、靜修佛學研究班主任、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主任委員、慈航中學創辦人兼董事長、獅子吼月刊社發行人、松山寺開山住持、善導寺住持、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研究員、玄奘寺住持、中華佛教居士會導師、中日佛

教關係促進會主任委員、靈峯學院院長等職。

佛性尼師住持

紐約福慧寺

香港廬山精舍佛性尼師，因鑒於年來海內、外各地僧伽，紛紛至美加等地弘化。而紐約一地，雖有寺院近十處，但無女眾道場。為方便接引女眾起見，有至該處辦道場之必要。乃於一九七三年起程，經加拿大，輾轉至紐約。惜人地生疏，語言隔膜，備歷艱辛，迄難如願。

事為福慧寺住持宗才法師獲悉，深愍尼師之堅苦不渝，即慨然以福慧寺相贈。宗才法師則往新澤西州獨自焚修。

當此末法之世，而能有慨然成就女眾辦道苦心，不惜飄然遠引，獨自潛修，高義如宗才法師者，誠為難得之大丈夫矣！現佛性尼師已遷（158 Henry Street New York N. Y. 10002）福慧寺。且已接引三位女眾同修，（一位是美國青年尼。）並在香港定塑四十八臂觀音菩薩聖像。然後擇吉開光云。

馬來西亞金馬崙

三寶萬佛寺傳戒通啟

本寺為弘傳戒法，紹隆佛種，謹訂于佛曆二千五百二十一年（即丁巳年）農曆八月十六日（公元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起，傳授萬佛大戒一堂，特此通告國內外佛陀四眾弟子，凡欲發心求受戒法者，

請早報名，以免匆促，有失良緣，茲將有關傳戒受戒事項，列告于後：一、戒壇諸佛：特請本道長老為得戒和尚，印順老法師為說戒和尚，竺摩老法師為羯磨阿闍黎，演培大法師為教授阿闍黎，戒德大法師為開堂和尚，隆根法師為陪堂和尚。二、傳戒日期：農曆八月十六日（陽曆九月廿八日）開堂，至九月初三日（十月十五日）圓滿出堂，共十八天。三、受戒資格：凡出家，在家受戒者，年滿二十，體格健全，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均為合格。四、出家受戒：受僧尼戒者，免收戒費。五、出家受戒：受僧尼戒者，免收戒費。七衣、鉢、具、海青，均由本寺成就結緣。六、應戒者：受僧尼戒者，免收戒費。七、報名日期：國內自即日起至八月初十日（陽曆九月十五日）止。自備二寸半身照片六張。國外自即日起至三月十五日（陽曆五月二日）止。自備二寸半身照片十二張。報名表格，請向下列地點索取：國內：金馬崙不蘭樟四十一碑三寶萬佛寺（Brinchang 41 M/S, Cameron Highlands, Pahang, Malaysia.) TEL. 293 吉隆坡再也八打靈觀音亭 (Kwan Inn Teng, 1-3, Jalan, 49-E,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怡保紫竹林 (159, Jalan Pasir Puteh, Ipoh, Perak, Malaysia.) 檳城吡叻律十二號洪福寺

(12, Perak Road, Penang, Malaysia.)
國外：新加坡毘盧寺 (71B, Jalan Jurong Kechil Singapore 21.)

南洋佛學書局 (298,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73543

香港菩薩學處跑馬地山村道27號快活閣B座四樓 電話：七二二一〇六

香港新界荃灣芙蓉山東林念佛堂

泰國曼谷京畿縣萬望區甘露寺

泰國曼谷然亞角路七之一號東山學苑

電話：八七〇一一四

印尼椰加達佛學社

台灣台北市南京西路18巷四弄二號菩提講堂

八、申請入境：凡國外前來本寺受戒者，需早辦理出國入境申請，如要本寺擔保，即行來函，當出具證書，以利進行。

三寶萬佛寺傳戒委員會

白聖長老等在泰京

創建道場弘法利生

泰國號稱佛國，非徒虛名，迄今仍保持有原始佛教特色，尚行托鉢制度弗替，雖屬小乘，實難能可貴。而我國在過去，以至現在，間有不少高僧大德，來此弘揚大乘佛法，故華僑界中，亦多知大小圓融無礙，因發大心，行菩薩道者，大有人在，去年又有發大心者，供獻在曼谷近郊素坤逸路一〇一之一巷土地約半公頃多，敬請白聖長老、達理、達能、真頓三位法師，共建道場，弘法利生，白長老等為滿其心願，圓成其功德，經即着手鳩工興建，

大殿九十尺深，六十尺寬，宮殿式，兩旁寮舍二層樓、現代化，將來落成後，除經常弘揚大乘佛法，領導信眾熏修，念佛、禮懺、參禪外，並接待各國來泰朝禮參訪僧眾人等，茲悉，該道場命名為佛光學苑，由白聖長老任開山住持，達理法師任副住持，達能、真頓二位法師任監院，刻在趕工建築中，預定本年底前落成，舉行佛像安座開光後，即傳授在家菩薩大戒，以此功德，回向檀越福慧增勝，世界和平，佛日增輝，民生樂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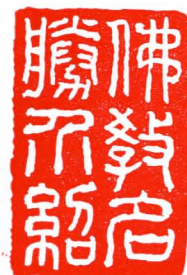
如智比丘尼圓寂

兩足舍利成珊瑚

台灣佛印月刊發行人白雲老禪師之弟子，法名若禪，字如智，於農曆九月初十日丑時捨報圓寂。如智尼師出身農家，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投禮雲老禪師座下，雲老從其根器，傳授密宗法要，主修大毘盧遮那佛蓮華胎藏金剛精進曼陀羅神變廣大成就陀羅尼大法，兼修摩訶毘陀、摩訶迦魯拏、摩訶博林鉢鉢羅謨那、摩訶呼必利等梭鉢羅法。如智尼師晝夜勇猛精進，以必得成就之立願，達究竟解脫之涅槃勝境，終於現病苦相捨報圓寂。火化後，兩足舍利晶瑩，呈珊瑚狀，猶若白雪琉璃組合而成；除此，另有一朵彩色舍利花，和兩隻密印成就之金銅色法印（手印），體積不大，像瓔珞一般，唯有呈珊瑚狀的舍利，體積最大者約六公分，現由古嚴寺常住檢出供養，歡迎各界前往參觀瞻禮，共結法緣云。



△ 日本東大寺戒壇院





△ 日本東大寺大佛殿院